

隋

書

八

特進臣魏徵上

河間王弘 子慶

楊處綱

楊子崇

觀德王雄

弟達

河間王弘字辟惡高祖從祖弟也祖愛敬早卒父元孫少孤隨母郭氏養於舅族及武元皇帝與周太祖建義關中元孫時在鄴下懼為齊人所誅因假外家為郭氏元孫死齊為周所并弘始入關與高祖相得高祖哀之為買田宅弘性明悟有文武幹略數從代累遷開府儀同三司高祖為丞相常置左右委以心腹高祖趙王宅將及於難弘時立於外以告高祖尋加上開府賜之康縣公及上受禪拜大將軍進爵為王其父為柱國尚書左僕射弘間郡公其年立弘為河間王拜大將軍歲餘進授柱國使屢為邊患以行軍元帥率眾數萬出靈州道與虜相遇之斬數千以賜物二千段出拜寧州總管進位上柱國弘在

作許甚有恩惠後數載從還許州刺史待以
 尹時河東多盜賊民不得安弘奏為盜者百餘人投之邊
 身帖然號為良吏每晉王諱入朝弘輒領揚州總管及晉王
 薨弘復還蒲州在官十餘年風教大洽煬帝嗣位徵還拜太子
 少傅餘薨大業六年追封郇王子慶嗣

傾曲善候時變帝時猜忌骨肉廢放唯慶獲全
 累遷榮陽郡太守頗有治績及李密據洛陽諸將多應密
 慶勒兵拒守密頻遣攻之不能克歲餘城中糧盡兵勢日蹙密因
 遣慶書自自昏狂嗣位多歷歲年剝削生民陰度天下瑋室瑤臺
 之麗未極驕奢糟丘酒池之荒非為姓亂今者共舉義旗剪兇
 虐八方同德萬里俱來莫不期八關以亡秦爭度河而賊紂東窮
 海岱南迫江淮凡厥遺人承風慕義唯榮陽一郡王獨守迷夫微
 子紂之元兄族實為重項伯籍之季父戚乃非疎然猶去朝歌
 而入周背西楚而歸漢豈不眷皇宗祔留連骨肉但識寶鼎之

將後知神器之先改而王之先代家住山東本姓郭氏乃非楊族止
為宿與隋朝先有勳舊遂得預諸磐石名在葭葦其勳之與漢高
殊非血骨呂布之於董卓良異天親其於蕙歎事不同此又王之昏
主心若豺狼讎忿同胞有逾沅關惟勇及諒成罄旬師況乃族類為
非何能自保為王計者莫若舉城從義開門送款安若太山高枕而
卧長守富貴足為美談乃至子孫必有餘慶今王世充屢被摧廢
自救無聊偷存暴漏詎能支支段達章津東都自固何暇圖人世充
朝三達便夕滅又江都荒酒深宕忘歸內外崩離人神怨憤上江米松
白被抄截士卒饑餒半救不充事切析骸義均者登臺焚燬火於歷
謂侯莫至浮膠船於漢水還日末期王獨守孤城絕計千里饋
糧僅有月餘燹卒之多纒盈數百有何恃賴欲相抗拒求枯
木肆即事非虛因歸鴈以運糧音知何日然城中豪傑王之
殺長吏將為內應恐禍生上首登發蕭蕭咽空以七尺之
息一命之吐可為寒心可為酸鼻昔也夫能三思自求少福

考賤昭一坐廢得書
歸東都更為楊氏越王嗣不之責也
其妻謂之曰國家以妻奉其帝若公者欲以申厚意結公心耳今
以父窮迫家國阽危而公不顧嫁姪孤負付長壽為全身之計非妾
所能責公也妾若至長安則公家一婢耳何用妾為願得送還東都
君之惠也慶不許其妻遂沐浴覲於樂而死慶歸大唐為巨州
刺史郇國公復姓楊氏其嫡母元太妃年老兩目失明王世充以慶
叛已而斬之

楊處綱高祖族父也生長北邊少習騎射在周嘗以軍功拜上儀
同高祖受禪贈其父鍾葵為柱國尚書今義城縣公以處綱襲焉
授開府督武侯事尋為太子宗衛率轉左監門郎將後數載起
授右領軍將軍處綱雖無才藝而性質直在官彊濟亦為當時所

稱尋拜蒲州刺史吏民悅之進位大將軍後遷秦州總管五官謚曰恭弟處樂官至雒州刺史漢王諒之反也朝廷以為有二心廢錮不齒

楊子崇高祖族弟也父益生贈荊州刺史子崇少好學涉獵書記

有風儀愛賢好士開皇初拜儀同以車騎將軍恒典宿衛後為司

門侍郎煬帝嗣位累遷候衛將軍坐事免未幾復令檢校將軍事

從帝幸汾陽宮子崇知突厥必為寇患屢請早還京師帝不納尋

有鴈門之圍及賊退帝怒之曰子崇怯懦安有陳請驚動我衆心

可居瓜牙之寄出為離石郡太守治有能名自是突厥屢寇邊

胡賊劉六兒復擁眾劫掠郡境子崇上表請兵鎮遏帝復大怒

子崇巡行長城子崇出日餘里四面路絕不得進而歸時

長鯪相聚為盜子崇前後捕斬數千人歲餘朔方梁師都馬

周等各稱兵作亂郡中諸胡復相嚙聚子崇患之言於朝

復數百人自孟明關將還

吏叛歸師都道路隔絕子崇欲歸師都

兵起不復入城遂各叛去子崇悉收叛者父兄斬之後數

六夜至城下城中豪桀復出應之城陷子崇為薛家所殺

觀德王雄初名惠高祖族子也父納仕周歷八州刺史儻城縣公

姓叶呂引氏雄美姿儀有器度雍容閑雅進止可觀周武帝時

太子司旅下大夫帝幸雲陽宮衛王直作亂以其徒襲肅章門

雄逆拒破之進位上儀同封武陽縣公邑千戶累遷右司衛上大

夫大象中進爵邢國公邑五千戶高祖為丞相雍州牧畢王賢

謀作難雄時為別駕知其謀以告高祖賢伏誅以功授柱國雍州

牧仍領相府虞候周宣帝葬備諸王有變令雄率六千騎送至陵

所進位上柱國高祖受禪除左衛將軍兼宗正卿俄遷右衛大將軍

奉豫朝政進封廣平王食邑五千戶以邢公別封一子雄請封弟士

賈朝廷許之或奏高頊朋黨者上詰雄於朝雄對曰臣忝衛官聞

朝夕左右若有朋附豈容不知至尊欽明睿哲萬機親臨見煩用心

平允奉法而行此乃愛憎之理惟陛下察之高祖深然其言雄時貴寵冠絕一時與高頴虞慶則蘇威稱爲四貴雄寬容下上朝野傾囑高祖惡其得衆陰忌之不欲其典兵馬乃下冊書拜雄爲司空曰維開皇九年八月朔壬戌皇帝若曰於戲惟爾上柱國左衛大將軍宗正卿廣平王風度寬弘位望隆顯爰司禁旅絲歷十載入當心腹外任爪牙驅馳軒陛勤勞著績念舊庸勳禮秩加等公輔之寄民具爾瞻宜竭迺誠副茲名實是用命爾爲司空往欽哉光應寵命得不慎歟外示優崇實奪其權也雄無職務乃閉門不進賓客尋改封清漳王仁壽初高祖曰清漳之名未允聲望命職方進地

仁壽初授太子太傅及元德太子薨授授鄆州刺史事歲餘授授

大業初授太子太傅及元德太子薨授授鄆州刺史事歲餘授授

仁壽初授太子太傅及元德太子薨授授鄆州刺史事歲餘授授

仁壽初授太子太傅及元德太子薨授授鄆州刺史事歲餘授授

仁壽初授太子太傅及元德太子薨授授鄆州刺史事歲餘授授

仁壽初授太子太傅及元德太子薨授授鄆州刺史事歲餘授授

仁壽初授太子太傅及元德太子薨授授鄆州刺史事歲餘授授

仁壽初授太子太傅及元德太子薨授授鄆州刺史事歲餘授授

仁壽初授太子太傅及元德太子薨授授鄆州刺史事歲餘授授

仁壽初授太子太傅及元德太子薨授授鄆州刺史事歲餘授授

仁壽初授太子太傅及元德太子薨授授鄆州刺史事歲餘授授

仁壽初授太子太傅及元德太子薨授授鄆州刺史事歲餘授授

仁壽初授太子太傅及元德太子薨授授鄆州刺史事歲餘授授

仁壽初授太子太傅及元德太子薨授授鄆州刺史事歲餘授授

侍郎

雄弟達字士達少聰敏有學行仕周官至儀同內史下大夫遂寧
縣男高祖受禪拜給事黃門侍郎進爵為子時吐谷渾寇邊詔
柱國元諧為元帥達為司馬軍還兼吏部侍郎加開府歲餘轉內
史侍郎出為鄯鄭趙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平陳之後四海大同上
差品天下牧宰達為第一賜雜綵五百段加以金帶擢拜工部尚書
加位上開府達為人弘厚有局度楊素每言曰有君子之貌兼君子
之心者唯楊達耳獻皇后及高祖山陵制度達並參豫焉煬帝嗣
位轉納言仍領營東都副監帝甚信重之遼東之役領石武衛將
軍進位左光祿大夫卒於師時年六十二帝歎惜者久之贈吏部尚
書始安侯謚曰恭贈物三百五十段

曰高祖始遷周鼎衆心未附利建同姓維城宗社是以河間
咸啓山河屬乃葭葦地非寵逼故高位厚秩與時終始揚
二其德志 正苟主變本宗知之 幸與德

隋書卷四十三

第八

隋書四十三

列傳第九

隋書四十四

特進臣魏徵上

滕穆王瓚嗣王綸

道悼王靜

衛昭王爽嗣王集

蔡王智積

滕穆王瓚字恒生一名慧高祖母弟也周世以太祖軍功封晉陵郡公尚武帝妹順陽公主自右中侍上士遷御伯中大夫保定四年改爲納言授儀同瓚貴公子又尚公主美姿儀好書愛士甚有令名於當世時人號曰楊三郎武帝甚親愛之平齊之役諸王咸以留瓚居守帝謂之曰六府事躬一以相付朕將遠事東方無西之憂矣其見親信如此宣帝即位遷吏部中大夫加上儀同未幾帝崩高祖入禁中將惣朝政令廢太子勇召之欲有計議瓚素性不協聞召不從曰作隋國公恐不能保何乃更爲族滅事作相遷大將軍尋拜太宗伯典脩禮律進位上柱國邵國高祖執政羣情未一恐爲家禍陸有言曰臣之守高祖

乃受禪六爲滕王後拜雍州公上書曰臣聞天子受命於天而天下歸之者德也今陛下受禪而天下歸之者德也臣聞天子受命於天而天下歸之者德也臣聞天子受命於天而天下歸之者德也

暴薨時年四十二人皆言其遇鳩以斃子綸嗣
綸字斌籀性弘厚美姿容頗解鍾律高祖受禪封邵國公邑入千戶明年拜邵州刺史晉王諱納妃於梁詔綸致禮焉甚爲梁人所敬綸以穆王之故當高祖之世每不自安煬帝即位尤被猜忌綸憂懼不知所爲呼術者王琛而問之琛荅曰王相祿不凡乃因曰滕即騰也此字足爲善應有沙門惠思崛多等頗解占候綸每與交通常令此三人爲度星法有人告綸怨望呪詛帝命黃門侍郎王弘窮治之弘見帝方怒遂希言奏綸厭惡逆坐當死帝令公卿議其事司徒楊素等曰綸希冀國災以爲身幸原其懷惡之由積自家世惟皇運之始四海同心在於孔懷彌須叶力其先

乃離阻大謀棄同即異父悖於前子逆於後非直觀觀朝廷便是
圖危社稷為惡有狀其罪莫大刑茲無赦抑有舊章請依前律帝
以公族不忍除名為民徙始安諸弟散徙邊郡大業七年親征遼
東綸欲上表請從軍自効為部司所遏未幾復徙朱崖及天下大
亂為賊林仕弘所逼携妻子竄于儋耳後歸大唐為懷化縣公綸
弟坦字文籀初封宜陵郡公坐綸徙長沙坦弟猛字武籀徙衡山
猛弟温字明籀初徙零陵温好學解屬文既而作零陵賦以自
寄其辭哀思帝見而怒之轉徙南海温弟說字弘籀前亦徙零
以帝以其修謹襲封滕王以奉穆王嗣大業末薨於江都

悼王靜字賢籀滕穆王瓚之子也出繼叔父嵩其在周代以太
軍力賜爵興城公早卒高祖踐位追封道王謚曰宣以靜襲焉

丁國除

突字師仁小字明進高祖異母弟也周世在襁褓中以太
尉同安郡公六歲而太祖賜為獻皇帝

突中制愛之十七為內史

未之官轉授蒲州刺史進位柱國及受禪立為衛王尋遷

七領左右將軍俄遷右領軍大將軍權領并州總管歲餘進

國轉涼州總管爽美風儀有器局治甚有聲其年以爽

行軍元帥步騎七萬以備胡出平涼無虜而遠明年大舉北伐

人為元帥河間王弘丘盧勣竇榮定高須虞慶則守分道而進

俱受爽節度爽親率李元節等四將出朔州遇沙鉢略可汗於白

道接戰大破之虜獲千餘人驅馬牛羊鉅萬沙鉢略可汗中重瘡

而遁高祖大悅賜爽真食梁安縣千戶六年復為元帥步騎十五

萬出合川突厥遁逃而返明年徵為納言高祖甚重之未幾爽寢

疾上使巫者薛榮宗視之云眾鬼為厲爽今左右驅逐之居數日

有鬼物來擊手榮宗榮宗走下階而斃其夜爽薨時年二十五贈

太尉冀州刺史子集嗣

集字文會初封遂安王尋襲封衛王煬帝時諸侯王思禮漸薄猜

防日甚集憂懼不知所為乃呼術者俞普明章醮以祈福助有人
告集呪詛憲司希旨鍛成其獄奏集惡逆坐當死天子下公卿議
其事楊素等曰集密懷左道厭蟲害君親公然呪詛無慙幽顯情滅
人理事悖先朝是君父之罪人非臣子之所赦請論如律時滕王
綸坐與相連帝不忍加誅乃下詔曰綸集以附孽之華猶子之重
縻之好爵匪白德進正應與國外降休戚是同乃苞藏妖禍誕縱
邪僻在三之義愛劫俱淪急難之情孔懷頓滅公卿議既如此覽
以潛然雖復王法無私恩從義略宿法隱公族禮有親親致之極
情所未忍於是除名為民遠徙邊郡遇天下大亂不知所終

王智積高祖弟整之子也整固明帝時以太祖軍功賜爵陳留
侯授開府車騎大將軍從武帝平齊至并州力戰而死及高
祖贈柱國大司徒與定瀛相懷衛趙貝八州刺史高祖受禪
王謚曰景以智積龍衣馬又封其弟智明為高陽郡公智子
智公字子年智積為開府儀同三司

之以作諱聞高祖善之在州未嘗嬖

門無私謁有侍讀公孫尚儀山東儒士府佐楊君若金肅德
文學時延於座所設唯餅果酒纔三酌定有女妓唯年節

簾

於太妃之前其簡靜如此昔高祖龍潛時羊與高祖不

其太妃尉氏又與獨孤皇后不相諧以是智積常懷危懼每

財賤損高祖知其若是亦哀憐之人或勸智積治產不者智積曰

昔平原露朽財帛苦其多也吾幸無可露何更營乎有五男止教

讀論語孝經而已亦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答曰卿非知

我者其意恐兒子有才能以致禍也開皇二十年徵還京第無他

職任闔門自守非朝覲不出煬帝即位滕王綸衛王集並以讒構

得罪高陽公智明亦以交遊奪爵智積愈懼大業七年授弘農

太守委政察佐清靜自居及楊玄感作亂自東都引軍而西智

積謂官屬曰玄感聞大軍將至欲西圖關中若成其計則根本固

矣當以計縻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自可擒耳及玄感軍至城下

智積登陴，詈辱之，文感怒甚，留攻之，城門爲賊所燒，智積乃更益火，賊不得入，數日，宇文述等援軍至，合擊破之。十二年，從駕江都，寢疾，帝時踈薄，骨肉智積不自安，及遇患，不呼醫，醫臨終謂所親曰：「吾今日始知得保首領，沒於地矣。」時人哀之，有子道玄。

史臣曰：周建懿親，漢開盤石，內以敦睦九族，外以輯寧億兆，深根固本，崇獎王室，安則有以同其樂，衰則有以恤其危，所由來久矣。魏晉以下，多失厥中，不遵王度，各徇所私，抑之則勢齊於匹夫，抗之則權侔於萬乘，矯枉過正，非一時也得失，謬乎前史，不復究而爲高祖昆弟之恩，素非篤睦，閨房之隙，又不相密，至于二世承六弊，愈甚，是以滕穆暴薨，人皆竊議，蔡王將沒，自以爲幸。衛王於獻后故任，遇特隆，而諸子遷流，莫死所悲，夫其土稱爲盤石，行無甲兵之衛，居與毗隸伍外內無虞，暇時逢多難，將何望哉。

特進臣魏徵上

文四子

高祖五男曰文獻皇后之所生也長曰房陵王勇次煬帝次秦孝王俊次庶人秀次庶人諒

房陵王勇字暕地伐高祖長子也周世以太祖軍功封博平侯及高祖輔政立為世子拜大將軍左司衛封長寧郡公出為雒州摠管東京小冢宰摠統舊齊之地後徵還京師進位上柱國大司馬領內史御正諸禁衛皆屬焉高祖受禪立為皇太子軍國政事及尚書奏死罪已下皆令勇參決之上以山東民多流冗遣使案檢又欲徙民北實邊塞勇上書諫曰竊以導俗當漸非可頓革懸上懷舊民之太情彼進涖離蓋不獲已有齊之末主闇時昏周東夏繼以威虐民不堪命致有逃亡非厭家鄉願為羈旅加以亂賴陛下二聖區寓肅清鋒刃雖屏瘡痍未復其意

呈風迷宮之徒自然錄本非北夷想與堂於之俗也城鎮峻峙所在嚴固何待遷配以致勞擾臣以庸虛謬當儲貳寸誠管見輒以塵聞上覽而嘉之遂寢其事是後時政不便多所損益上每納之上嘗從容謂羣臣曰前世皇王溺於嬖幸廢立之所由生朕傍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豈若前代多諸內寵孽子忿諍為亡國之道邪勇頗好學解屬詞賦性寬仁和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引明克讓姚察陸開明等為之賓友勇嘗文飾蜀錯上見而不悅恐致奢侈之所因而誠之曰我聞天道無親唯德是直歷觀前代帝王未有奢華而得長久者汝當儲后若不稱天心下合人意何以承宗廟之重居兆民之上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時復看之以自警戒今以刀子賜汝宜識我心其後經冬至百官朝勇勇張樂受賀高祖知之問朝臣曰近聞至即內外百官相率朝東宮是何禮也太常少卿辛宣對曰於東宮是賀不得言朝高祖曰故節稱賀正可三數十人逐情各去何因有司徵

召一時普集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東宮如此殊乖禮制於是下詔曰禮有等老君臣不雜爰自近代聖教漸虧俯仰逐情因循成俗皇太子雖居上嗣義兼臣子而諸方岳牧正冬朝賀任土作貢別上東宮事非典則宜悉停斷自此恩寵始衰漸生疑阻時高祖令選宗衛侍官以入上臺宿衛高頊奏稱若盡取強者恐東宮宿衛太劣高祖作色曰我有時行動宿衛須得雄毅太子毓德東宮左右何須強武此極弊法甚非我意如我商量怕於交番之日分向東宮上下團伍不別豈非好事我熟見前代公不須仍踵舊風蓋疑高頊男尚男女形於此言以防之也勇力多內寵昭訓雲氏尤稱嬖幸禮匹於嫡勇妃元氏無寵嘗遇心疾二日而薨獻皇后意有他故甚責望勇自是雲昭訓專擅內政后彌不平頗遣人伺察求勇罪過晉王知之彌自矯飾姬妾但備貞數唯共蕭蘭妃居與皇后同是薄勇愈稱晉王德行其後晉王來朝車馬侍從皆為儉素

世宗明王 極卑屈聲名籍甚冠於諸王臨還揚州入內

此守有眼力違顏色臣之戀實結于心

無由侍奉拜見之期杳然未日因涕泣伏不能興皇后亦曰

汝在方鎮我又年老今者之別有切恒離又泣然位下相對虛歎

王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恒蓄

盛怒欲加屠陷母恐讒譖生於投杯鳩毒過於杯勺是用勤憂積

念懼履危亡皇后忿然曰覘地伐漸不可耐我為伊索得元家女望

隆基業音不聞作夫妻專寵阿雲使有如許豚犬前新婦本無病

痛忽爾暴亡遣人投藥致此天逝事已如是我亦不能窮治何因

復於汝處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母思東宮竟

無正嫡至身千秋萬歲之後遺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

此是幾許大苦痛邪晉王又拜嗚咽不能止皇后亦悲不自勝此

別之後知皇后意移始構奪宗之計因引張衡定策遺讓公宇文

述深交揚約今喻旨於越國公素具言皇后此語素瞿然曰但不

知皇后如何必如所言吾又何為者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

孝悌恭儉有類至尊用此揣皇后意皇后泣曰公言是也我兒大
孝順每聞至尊及我遣內使到必迎於境首言及違離未嘗不泣
又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常與之同寢共食豈若覘地伐共
阿雲相對而坐終日酣宴昵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憐阿麼
者常恐暗地殺之素既知意因盛言太子不才皇后遂遺素金始
有廢立之意勇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聞新豐吳王輔賢能占
候召而問之輔賢曰白虹貫東宮門太白襲月皇太子廢退之象
也以銅鐵五兵造諸獸勝又於後園之內作庶人村屋宇卑陋太
子時於中寢息布衣草褥異以當之高祖知其不安在仁壽宮使
楊素觀勇素至東宮偃息未入勇束帶待之故久不進以激怒勇
勇銜之形於言色素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願深防察高祖聞素
譖毀甚疑之皇后又遣人伺覘東宮纖介事皆聞奏因加媒孽構
成其罪高祖惑於邪議遂疎忌勇迺於玄武門達至德門量置候
人沙伺勇皆隨事奏聞又東宮宿衛之人侍官已上名

諸帝

健兒者成屏去之晉王又令段達私於東宮

臣

威遺以財貨令取太子消息密告楊素於是內外誼謗過失日聞
段達脅姬威曰東宮罪過主上皆知之矣已奉密詔定當廢立君
能告之則大富貴威遂許諾九月壬子車駕至自仁壽宮翌日御
大興殿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意翻邑然愁
苦吏部尚書牛弘對曰由臣等不稱職故至尊憂勞高祖既數聞
讒譖疑朝臣皆具委故有斯問異聞太子之愆弘為此對大乖本
旨高祖因作色謂東宮官屬曰仁壽宮去此不遠而今我每還京
師嚴備仗衛如入敵國我為患利不脫衣卧昨夜欲得近厠故在
後房恐有警急還移就前殿豈非爾輩欲壞我家國邪於是執唐
今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鞠令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素顯言
之曰臣奉勅向京令皇太子檢校劉居士餘黨太子奉詔乃作色
奮厲骨肉飛騰語臣云居士黨盡伏法遣我何處窮討爾作右僕
射委寄不輕自檢校之何關我事又云昔大事不遂我先被誅今

作天子竟乃令我不如諸弟一事已上不得自由因長歎迴視云我
大覺身妨高祖曰此兒不堪承嗣父矣皇后怙勸我廢之我以布
素時生復是長子望其漸改隱忍至今勇昔從南充州來語衛王
云阿孃不與我一好婦女亦是可恨因指皇后侍兒曰是皆我物
此言幾許異事其婦初亡即以斗帳安餘老嫗新婦初亡我深疑
使馬嗣明藥殺我曾責之便對曰曾殺元孝知此欲害我而遷怒
耳初長寧誕育朕與皇后共抱養之自懷彼此連遣來索且雲定
與女在外私合而生想此由來何必是其體膚昔晉太子取屠家
女其兒即好屠割今儻非類便亂宗祏又劉金麟詣佞人也呼定
與作親家翁定與愚人受其此語我前解金麟者為其此事勇嘗
引曹妙達共定與女同讎妙達在外說云我今得勸妃酒直以其
諸子偏庶畏人不服故逆縱之欲收天下之望耳我雖德慙堯舜
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也我怙畏其加害如防大敵今欲廢之以
安天下

隋書列傳

若行無及謔言罔極惟陛下察之是辭直爭強

上不答是時姬威又抗表告太子非法高祖謂威曰太子事跡宜
皆盡言威對曰皇太子由來共臣語唯意在驕奢欲得從樊川以
至于散關摠規為苑兼云昔漢武帝將起上林苑東方朔諫之賜
糊黃金百斤幾許可笑我實無金輒賜此等若有諫者正當斬
之不殺百許人自然永息前蘇孝慈解左衛率皇太子奮鬚揚肘
曰大丈夫會當有一日終不忘之使當快意又宮內所須尚書多執
法不與便怒曰僕射以下吾會戮二人使知慢我之禍又於苑
內築一小城春夏秋冬作役不輟營起亭殿朝造夕改每云至尊
嗔我多側庶高緯陳叔寶豈是孽子乎嘗令師姥卜吉凶語臣
曰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高祖泣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於
此我有舊使婦女令看東宮奏我云勿令廣平王至皇太子處東
宮憎婦亦廣平教之元贊亦知其陰惡勸我於左藏之東加置兩
隊初平陳後宮人好者悉配春坊如聞不知厭足於外更有求訪

厥近覽者書見高歡縱廿六兒子不勝忿憤安可效尤邪於是勇
及諸子皆被禁錮部分收甘不黨與楊素舞文巧詆鍛鍊以成其獄
勇由是遂敗居數日有司承素意奏言左衛元昊身備宿衛常由
事於勇情存附託在仁壽宮裴弘將勇書於朝堂與昊題封云勿
令人見高祖曰朕在仁壽宮有織小事東宮必知疾於驛馬怪之
其久豈非此徒邪遣武士執昊及弘付法治其罪先是勇嘗從仁
壽宮裴弘起居還途中見一枯槐根幹蟠錯大且五六圍顧左右曰此
堪作何器用或對曰古槐尤堪取火于時衛士皆佩火燧勇因令
匠者造數千枚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於庫又藥藏局貯艾數斛
亦搜得之大將為怪以問姬威威曰太子此意別有所在比今長
寧王已下詔仁壽宮還每常急行一官便至恒飼馬千匹云徑往
提城門自然賊死素以風言詭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
勇亦備位太子有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洩東宮服翫似加明
帥者

勇以證 皇后又責之罪高祖使使責問勇勇不服
元進曰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主象久見矣羣臣無敢言者
於是使人召勇勇見使者驚曰得無殺我邪高祖戎服陳兵御武
德殿集百官立於東面諸親立於西面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命
薛道衡宣廢勇之詔曰太子之位實為國本苟非其人不可虛立
自古儲副或有不中長惡不悛仍令守器皆由情溺寵愛失於至
理致使宗社傾亡蒼生塗地由此言之天下安危繫乎上嗣大業
傳世豈不重哉皇太子勇地則居長情所鍾愛初登大位即建春
宮興德業日新隆茲負荷而性識庸闇仁孝無聞昵近小人委任
姦佞前後愆謬難以具紀但百姓者天之百姓朕恭天命屬當安
育雖欲愛子實畏上靈豈敢以不肖之子而亂天下勇及其男女
為王公主者並可廢為庶人顧惟非庶事不獲已興言及此良深
愧歎今薛道衡謂勇曰爾之罪惡人神所棄欲求不廢其可得
邪勇再拜而言曰臣合尸之都市為將來鑒誠幸蒙哀憐得全



亂為顛鬼所著不可復收上以為然卒不得見素誣陷經營構成其罪類皆如此高祖寢疾於仁壽宮尚皇太子入侍醫藥而姦亂宮闈事聞於高祖高祖抵牀曰狂發我兒因遣追勇未及發使高祖暴崩祕不發喪遽收柳述元巖獻於大理獄偽為高祖勅書賜庶人死追封房陵王不為立嗣勇有十男雲昭訓生長寧主儼平原王裕安城王筠高良娣生安平王疑襄城王恪王良媛生高陽王該建安王韶成姬生潁川王暉後宮生李實李範李範

長寧主儼勇長子也誕乳之初以養高祖高祖曰此即皇太孫何乃生不得地雲定與奏曰天生龍種豈以因雲而出時人以為敬對六歲封長寧郡公勇敗亦生廢黜上表之宿衛辭情哀切高祖覽而憫然楊素進曰伏願聖心同於慈手不宜復留意焉帝極儼常從行卒於道實諷之也諸弟分徙嶺外仍勅在所皆教焉秦孝王俊之阿祇高祖第三子也開皇元年立為秦王二年春拜上生國司道行臺尚書令雒州刺史時年十二加右武衛大將軍

直隸

二年遷秦州總管隴右諸州盡隸焉

七

敬佛道請為沙門上不許六年遷山南道行臺尚書令使陳之役以為山南道行軍元帥督三十總管水陸十餘萬屯廣口為王洸節度陳將周羅暉有法尚等以勁兵數萬屯鸚鵡洲總管崔元慶請擊之俊慮殺傷不許羅暉亦相率而降於是遣使三言詔羅暉泣謂使者曰謬當推我音無尺寸之功以此多慙耳上聞而善之授揚州總管四十四州諸軍事鎮廣陵歲餘轉并州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初頗有令問高祖聞而大悅下書褒勳焉其後俊漸至權重犯制度出錢求息民吏苦之上遣使案其事與相連坐者百餘人俊猶不悛於是盛治宮室窮極侈麗俊有巧思每親運斤斧工巧之器飾以珠玉為妃作七寶昇殿又為水殿香塗粉壁玉砌金階梁柱楹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極室飾之美每與賓客妓女歌舞於其上俊頗好內妃崔氏性妬甚不平之遂於瓜中進毒俊由是遇疾徵還京師上以其奢縱免官以王就第左武衛將軍劉昇諫

曰秦王非有他過但費官物營解舍而已臣謂可容二曰法不可
違身固諫上忿然作色昇乃止其後揚素復進諫曰秦王之過不
應至此願陛下詳之上曰我是五兒之父非北民之父若如公意何
不別制天子兒律以周公之為人尚誅管蔡我誠不及周公遠矣
安能虧法乎卒不許俊疾篤未能起遣使奉表陳謝上謂其使曰
我戮力關塞創茲大業作訓垂範庶臣下守之而不失汝為吾子
而欲敗之不知何以責汝俊慙怖疾甚大都督皇甫統上表請復
王官不許歲餘以疾篤復拜上柱國二十年六月薨於秦邸上哭
之數聲而已俊所為侈麗之物悉命焚之勅送終之其務從儉約
以為後法也王府僚佐請立碑上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
碑為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妃崔氏以毒王之故
下詔廢絕賜死於其家子浩崔氏所生也庶子曰湛羣臣議曰春
秋之義母以子貴子以母貴貴既如此罪則可知故漢時栗姬有
罪其子也郭后被廢其子斯黜大既然矣小亦宜同命

隋書列傳十

母皆

以不合承嗣於是以秦國官為喪主俊長女

年十二

年十二遭父憂哀慕盡禮免喪遂絕魚肉每至忌日輒流涕不食
有開府王延者性忠厚領親信兵十餘年俊甚禮之及俊有疾延
恒在閣下衣不解帶俊薨勺飲不入口者數日羸頓骨立上聞而
憫之賜以御藥授驃騎將軍典宿衛俊葬之日延號慟而絕上嗟
異之令通事舍人弔祭焉詔葬延於俊墓側煬帝即位立浩為秦
王以奉孝王嗣封湛為濟北侯後以浩為河陽都尉楊玄感作逆
之際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勸兵討之至河陽修啟於浩浩復誦
述營共相往復有司劾浩以請候交通內臣責坐廢免宇文化及
殺逆之始立浩為帝化及敗於黎陽北走魏縣自僭偽號因而害
之湛驍果有膽烈大業初為滎陽太守坐浩免亦為化及所害
庶人秀高祖第四子也開皇元年立為越王未幾徙封於蜀拜柱
國益州刺史惣管二十四州諸軍事二年進位上柱國西南道行
臺尚書令本官如故歲餘而罷十一年入為內史令右領軍大將

遣尋復出鎮於蜀秀有膽氣容貌瓌偉美鬚髯多武藝甚為
朝臣所憚上每謂獻皇后曰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兄弟必
反兵部侍郎元衡使於蜀秀深結於衡以左右為請既還京師請
益左右上不許大將軍劉瓚之討西鄙塞也高祖今上開府楊武通
將兵繼進秀使嬖人萬智光為武通行軍司馬上以秀任非其人
譴責之因謂羣臣曰壞我法者必在于孫乎譬如猛獸物不能害
反為毛閒蟲所損食耳於是遂分秀所統秀漸奢侈違犯制度車
馬被服擬於天子及太子勇以讒毀廢晉王諱為皇太子秀竟甚
不平皇太子恐秀終為後變陰令楊素求其罪而譖之仁壽二年
徵還京師上見不與語明日使使切譴之秀謝曰忝荷國恩出臨
藩岳不能奉法罪當萬死皇太子及諸王流涕庭謝上曰頃者素
主糜費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蠹害生民當以君道繩之於是
付執法者謂府慶整諫曰庶人勇既廢秦王已薨陛下兒子無多
何能謂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責恐不自全上大怒

隋書列傳

九

舌匠諱曰當斬秀於市以謝百姓乃令楊素蘇威子趙縉等推治之太子陰作偶人書上及漢王姓字縛手釘心令人
埋之華山下令楊素發之又作檄文曰逆臣賊子專弄威柄陛下
唯守虛器一無所知陳甲兵之盛云指期問罪置秀集中因以聞
奏上曰天下寧有是邪於是廢為庶人幽內侍省不得與妻子相
見令給掖婢二人驅使與相連坐者百餘人秀既幽逼憤懣不知所
為乃上表曰臣以多幸聯慶皇枝蒙天慈鞠養九歲榮貴唯知富
樂未嘗憂懼輕恣愚心陷茲刑網負深山岳甘心九泉不謂天恩
尚假餘漏至如今者方知愚心不可縱國法不可犯撫膺念咎自新
莫及猶望分身竭命少荅慈造但以靈祇不祐福祿消盡夫婦抱
思不相勝致只恐長辭明世永歸泉壤伏願慈恩賜垂矜愍殘
息未盡之間希與瓜子相見請賜一宥令骸骨有所瓜子即其愛
子也上因下詔數其罪曰汝地居臣子情兼家國庸蜀要重委以
鎮之汝乃干紀亂常懷惡樂禍睨視二宮佇遲災釁容納不逞結

稱異端我有不和汝便胡候望我不起便有異心皇太子汝兄也
次當建立汝假託妖言乃云不終其位妄稱鬼怪又道不得入宮
自言骨相非人臣德業堪承重安道清城出聖欲以已當之詐稱
益州龍見託言吉兆重述木易之姓更治成都之宮妄說禾乃之
名以嘗八千之運橫生京師妖異以證父兄之災妄造蜀地徵祥
以符己身之錄汝豈不欲得國家惡也天下亂也輒造白玉之珥
又為白羽之箭削文物服飾豈似有君鳩集左道符書厭鎮漢王
於汝親則弟也乃畫其形像書其姓名縛手釘心枷鎖杻械仍云
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神兵九億萬騎收楊諒魂神閉在華山下
勿令散蕩我之於汝親則父也復云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賜為
開化楊堅夫妻起心歡喜又畫我形像縛手撮頭仍云請西岳神
兵收楊堅魂神如此形狀我今不知楊諒楊堅是汝何親也苞藏
凶惡圖謀不軌逆臣之迹也希父之災以為身幸賊子之心也懷
毒分之

婦之情 紀制度壞亂之極也多殺不辜射狼之暴也

庶監虐之甚也唯求財貨市井之業也專事妖邪頑嚚之性也苟
克負荷不材之器也凡此十者滅天理逆人倫此皆為之一不祥之
甚也欲免患禍長守富貴其可得乎後復聽其子同處楊帝即位
位禁錮如初字文化及之殺逆也欲立秀為帝羣議不許於是
害之并其諸子

庶人諒字德章一名傑開皇元年立為漢王十二年為雍州牧加
上柱國右衛大將軍歲餘轉左衛大將軍十七年出為并州總管
上幸溫湯而送之自山以東至于人滬海南拒黃河五十二州盡隸
焉特許以便宜不拘律令十八年起遼東之役以諒為行軍元帥
率眾至遼水遇疾疫不利而還十九年突厥犯塞以諒為行軍元
帥竟不臨戎高祖甚寵愛之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以太子護
廢居常怏怏陰有異圖遂諷高祖云突厥方強太原即為重鎮宜
修武備高祖從之於是大發工役繕治器械貯納於并州招集亡

命左右私人殆將數萬王頊者梁將王僧辯之子也少儻有奇略為諒諮議參軍蕭摩訶者陳氏舊將二人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並為諒所親善及蜀王以罪廢諒愈不自安會高祖崩後之不赴遂發兵反摠管司馬皇甫誕切諫諒怒收繫之王頊說諒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關西若用此等即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宜任東人諒不能專定乃兼用二策唱言曰楊素反將誅之聞喜人摠管府兵曹裴文安說諒曰并陘以西是王掌握之內山東士馬亦為我有豈悉發之分遣羸兵屯守要路仍令隨方略地率其精銳直入蒲洋文安請為前鋒王以大軍繼後風行電擊頓於霸上咸陽以東可拍麾而定京師震擾兵不暇集上下相疑羣情離駭我即陳兵號令誰敢不從旬日之間事可定矣諒大悅於是遣所署大將軍余公理出太谷以趣河陽大將軍慕容良出滏口以趣黎陽大將軍劉建出井陘以略秦

國喬鍾英出鴈門署文安為柱國統單貴

二十

侯莫陳惠直指京師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已圍之統單貴斷河橋中蒲州而召文安文安至曰兵機詭速本欲出其不意王既不行文安又退使彼計成大事去矣諒不對以王昺為蒲州刺史裴文安為晉州薛焯為絳州梁基陸為潞州韋道正為韓州張伯英為澤州煬帝遣楊素率騎五千襲王昺統單貴於蒲州破之於是率步騎四萬趣太原諒使趙子開守高壁楊素擊走之諒大懼拒素於高澤屬天大雨諒欲旋師王頊諫曰楊素將軍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親戎擊之其勢必舉今見敵而還示人以怯阻戰士之心益西軍之氣願王必勿還也諒不從退守清原素進擊之諒勒兵與官軍大戰死者萬八千人諒退保并州楊素進兵圍之諒窮蹙降於素百寮奏諒罪當死帝曰朕終鮮兄弟情不忍言欲屈法恕諒一死於是除名為民絕其屬籍貴以幽死子顯因而禁錮宇文化及殺逆之際遇害

史臣曰高祖之子五人莫有終其天命田共哉房陵資於骨肉之親

篤以君臣之義經綸締構契闊夷險撫軍監國凡二十年雖三善
未稱而視膳無闕恩寵既變讒言聞之顧復之慈頓隔於人理父
子之道遂滅於天性隋室將亡之效衆庶皆知之矣慎子有言曰
一兇走街百人逐之積兇於市過者不顧豈其無故哉分定故也房
陵分定久矣高祖一朝易之開逆亂之源長觀艦之望又維城肇
建崇其威重恃寵而驕厚自封植進之既踰制退之不以道俊以
憂卒寔此之由俄屬天步方艱讒人已勝尺布斗粟莫肯相容秀
窺岷蜀之阻諒起晉陽之甲成茲亂常之豐蓋亦有以勸之也棠
棣之詩徒賦有鼻之封無期或幽囚於囹圄或顛殞於鳴毒木根
既絕枝葉畢翦十有餘年宗社淪陷自古廢嫡立庶覆族傾宗者
多矣考其亂亡之禍未若有隋之酷詩曰虜豎不遠在夏后之世
後之有國有家者可不深戒哉

列傳等

隋書四十五

特進臣魏徵上

趙暉

趙芬

楊尚希

長孫平

元暉

韋師

楊昇

蘇孝慈

李雄

張暉

趙暉字賢通天水西人也祖超宗魏河東太守父仲懿尚書左丞
 暉少孤養母至孝年十四有人盜伐其父墓中樹者暉對之號慟
 因執送官見魏石僕射周惠達長揖不拜自述孤苦涕泗交集惠
 達為之頃涕數息者久之及長流深南有哭局略涉書史周太祖引
 為相府參軍事尋從破洛陽及太祖班師暉請留撫納亡叛太祖
 從之暉於是帥所領與齊人前後五戰斬郡守並將縣令五人虜
 獲甚眾以功封平定縣男暉三百戶累轉中書侍郎閔帝受禪遷
 陝州刺史暉之西向天王果作亂以兵攻信陵神歸暉勅所部五
 百人出

御陳

欲掩安蜀謀者比皆勸暉益信守御暉曰不為吾自有以安之乃遣
 使說誘江外生靈向武陽今乘虛掩襲所獲其南鄉父母妻子
 南鄉聞之其黨各散陳兵遂退明年吳明

之前後十六戰每挫其鋒獲陳甲利軍器三足子吳明等三人斬
 首百六十級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遷封小校管長史入為民部
 中大夫武帝出兵董洛欲收齊河南之地暉諫曰河南洛陽四面
 受敵縱得之不可以守請從河北真指太原領其果穴可一舉以
 定帝不納師音無功尋從上柱國于翼攻衆數萬自三鴉道以伐
 陳克陳十九城而還以讒毀功不見錄除益州總管長史未幾入
 為天官司會累遷御正上大夫暉與宗伯斛斯徽素不協徵後出
 為齊州刺史坐事下獄自知罪重遂踰獄而走帝大怒購之甚急
 暉上密奏曰徵自以負罪深重懼死遁逃若不北竄匈奴則南投
 吳越徵雖愚陋久歷清顯奔波敵國無益聖朝今者炎旱為災可

因竒大赦帝從之徵賴而獲免罪卒不言高祖為丞相加上開府復拜天官都司會俄遷太宗伯及踐阼明授璽紱進位大將軍賜爵金城郡公邑二千五百戶拜相州刺史朝廷以明曉習故事徵拜尚書右僕射視事未幾以忤旨尋出為陝州刺史俄轉冀州刺史甚有威德明嘗有疾百姓奔馳爭為祈禱其得民情如此冀州俗薄市井多姦詐明為銅斗鐵尺置之於肆百姓便之上聞而嘉焉頒告天下以為常法嘗有人盜明田中蒿者為吏所執明曰此乃刺史不能宣風化彼何罪也慰諭而遣之令人載蒿一車以賜盜者盜者媿慙過於重刑其以儉化民皆此類也上幸洛陽明來朝上勞之曰冀州大藩民用躬實卿之為政深副朕懷開皇十九年卒時年六十八子義臣嗣官至太子洗馬後同楊諒反誅趙芬字士茂天水西人也父演同秦州刺史芬少有辯智頗涉經史周太祖引為相府鎧曹參軍歷記室累遷熊州刺史撫納降附得二千五百戶儀同三司大冢宰宇文護召為中外府掾俄

部下

性強濟

所居之職皆有聲績武帝親撫萬機拜

下大夫轉少御正芬明習故事每朝廷有所疑議眾不能決者芬輒為評斷莫不稱善後為司會申國公李穆之討齊也引為行軍長史封淮安縣男邑五百戶復出為浙州刺史轉東京少宗伯鎮洛陽高祖為丞相尉迴與司馬消難陰謀往來芬察知之密白高祖由是深見親委遷東京左僕射進爵郡公開皇初罷東京官拜尚書左僕射與郢國公王誼解律令俄兼內史令上甚信任之未幾以老病出拜蒲州刺史加金紫光祿大夫仍領關東運漕賜錢百萬粟五千石而遣之後數年上表乞骸骨徵還京師賜以二馬輅車几杖被褥歸于家皇太子文致巾被後數年卒上遣使致祭鴻臚監護喪事子元恪嗣官至揚州總管司馬左遷候衛長史少子元楷與元恪皆明幹世事元楷大業中為歷陽郡丞與廬江郡丞徐仲宗俱竭百姓之產以貢於帝仲宗遷南郡丞元楷超拜江都郡丞兼領江都官使

楊尚希字履人也祖真魏天水太守父承賓商直浙三州刺史尚希韶亂而孤年十一辭母請受業長安涿郡盧辯見而異之令入太學專精不倦同輩皆共推伏同太祖嘗親臨釋奠尚希時年十八令講孝經詞旨可觀太祖奇之賜姓普六茹氏擢為國子博士累轉舍人仕明武世歷太學博士太子宮尹計部中大夫賜爵高都縣侯東京司憲中大夫宣帝時令尚希撫慰山東河北至相州而帝崩與相州總管尉迥發喪於館尚希出謂左右曰蜀公哭不哀而視不安將有他計吾不去將及於難遂夜中從捷徑而遁遲明迴方覺今數十騎自驛路追之不及遂歸京師高祖以尚希宗室之望又肯迴而至待之甚厚及迴屯兵武陟遣尚希督宗室兵三千人鎮潼關尋授司會中大夫尚祖受禪拜度支尚書進爵為公歲餘出為河南道行臺兵部尚書加銀青光祿大夫尚希時見天下州郡過多上表曰自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魏及晉邦邑屢更之郡縣倍多於古或地無百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一

郡分之以衆資實日多吏六八倍之調之結清幹良士

無一動須數萬如何可覓所謂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琴有更張之義之瑟無膠柱之理之今存要去閑併小為大國家則不虧粟帛選舉則易得賢才敢陳管見伏聽裁處帝覽而嘉之於是遂罷天下諸郡尋拜瀛州刺史未之官奉詔巡省淮南還除兵部尚書俄轉禮部尚書授上儀同尚希性弘厚兼以學業自通甚有雅望為朝廷所重上時每且臨朝日側不倦尚希諫曰周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願陛下舉大綱責成宰輔繁碎之務非人主所宜親也上權然曰公愛我者尚希素有足疾上謂之曰蒲州出美酒足堪養病屈公卧治之於是出拜蒲州刺史仍領本州宗團驍騎尚希在州甚有惠政復引溝水立隄防開稻田數千頃民賴其利開皇十年卒官時年五十七謚曰平子具嗣後改封丹水縣公官至安定郡丞

長孫平字處均河南洛陽人也父儉周柱國平美容儀有器幹頗

覽書記仕周釋褐衛王侍讀時武帝逼於宇文護謀與衛王誅之
王前後常使平往來通意於帝及護伏誅拜開府樂部大夫宣帝
即位置東京官屬以平為小司寇與小宗伯趙芬分掌六府高祖
龍潛時與平情好款洽及為丞相恩禮彌厚尉迥王謙司馬消難
並稱兵內侮高祖深以淮南為意時賀若弼鎮壽陽恐其懷二心
遣平馳驛往代之弼果不從平麾壯士執弼送于京師開皇三年
弼拜度支尚書平見天下州縣多罹水旱百姓不給奏令民間每
秋家出粟麥一石已下貧富為老等儲之間里以備凶年名曰義
倉因上書曰臣聞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命勸農重穀先王令軌
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為災而
民無菜色皆由勸導守有方蓄積先備者也去年亢陽關右飢饉陛
下運山東之粟置常平之官開發倉廩普加賑賜大德鴻恩可謂
至矣然經國之道義資遠算請勸諸州刺史縣令以勸農積穀
為務一為納自是州里二行民多賴焉後數載轉工部堂

為稱三平進諫曰川澤納汗所以成其深山岳藏疾所以就其大臣不勝
至願願陛下弘山海之量茂寬裕之德鄙諺曰不癡不龍耳未堪作
大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四經之言不應聞奏陛下又復誅之
臣恐百代之後有虧聖德上於是赦絕因勅羣臣誹謗之罪勿復
以聞其後突厥達頭可汗與都藍可汗相攻各遣使請援上使平
持節宣諭令其和解賜縑三百匹良馬一匹而遣之平至突厥所為
陳利害遂各解兵可汗贈平馬二百匹及還平進所得馬上盡以
賜之未幾遇譴以尚書檢校汴州事歲餘除汴州刺史其後歷許
貝二州俱有善政鄴都俗薄舊惡難治前後刺史多不稱職朝
廷以平所在善稱轉相州刺史甚有能名在州數年會正月十五
日百姓大戲盡衣裳為蓋甲之象上怒而免之俄而念平鎮淮南
時事進位大將軍拜太常卿判吏部尚書事仁壽中卒官謚曰康
子師孝性輕狡好利數犯法上以其不克負荷遣使弔平國官師

孝後為勃海郡主簿屬大業之季政教陵遲師孝恣行貪濁一郡苦之後為王世充所害

元暉字叔平河南洛陽人也祖琛魏恒朔二州刺史父昇尚書左僕射暉鬚眉如畫進止可觀頗好學涉獵書記少得美名於京下周太祖見而禮之命與諸子遊處每同席共硯情契甚厚弱冠召補相府中兵參軍尋遷武伯下大夫于時突厥屢為寇患朝廷將結和親令暉齎錦綵十萬使于突厥暉說以利害申國厚禮可汗大悅遣其名王隨獻禮物俄拜儀同三司賓部下大夫保定初大冢宰宇文護引為長史會齊人來結盟好以暉有才辯與于乘公崔睦俱使于齊還遷遷張威中大夫武帝之聘突厥后也令暉致禮焉加開府轉司憲大夫及平關東使暉安集河北封義寧子邑四百戶高祖惣百揆加上開府進爵為公開皇初拜都官尚書兼領大僕奏請使杜陽水饗三時原饒為國之地數千頃民賴之利明年轉左武衛將軍大僕卿故暉共部尚書監漕渠之役

坐事免官魏州刺史有惠政在任數年以疾去職歲

于京師時年六十上第傳文之始鴻臚監護喪事諡曰元子

官至光祿少卿肅弟仁器性明敏官至日南郡丞

韋師字公穎京兆杜陵人也父瑋周驃騎大將軍師少沈謹有至性初就學始讀孝經捨書而歎曰名教之極其在茲乎少丁父母

憂居喪盡禮州里稱其孝行及長略涉經史尤工騎射周大象宰宇文護引為中府記室轉賓曹參軍師雅知諸蕃風俗及山川

險易其有夷狄朝貢師必接對論其國俗如視諸掌夷人驚服無敢隱情齊王憲為雍州牧引為主簿本官如故及武帝親惣萬

機轉少府大夫及平高氏詔師安撫山東徙為賓部大夫高祖受禪拜吏部侍郎賜爵并陘侯邑五百戶數年遷河北道行臺兵部

尚書詔為山東河南十八州安撫大使奏事稱旨賜錢三百萬兼領晉王諱司馬其族人世康為吏部尚書與師素懷勝負于時晉王

為雍州牧盛存望第以司空楊雄尚書左僕射高頊並為州都督

引師為主簿而世康弟世約為法曹從事世康志恨不能食又恥世約在師之下召世約數之曰汝何故為從事遂杖之後從上幸醴泉宮上召師與左僕射高頊上柱國韓擒等於殿內賜宴令各叙舊事以為笑樂平陳之役以本官領元帥掾陳國府藏悉委於師秋毫無所犯稱為清白後上為長寧王儼納其女為妃除汴州刺史甚有治名卒官謚曰定子德政嗣大業中仕至給事郎

楊昇字文殊弘農華陰人也祖鈞魏司空父儉侍中昇美風儀沈深有器局長安亂就學日誦千言見者奇之九歲丁父憂哀毀過禮殆將滅性及免喪之後絕慶弔閉戶讀書數年之間博涉書記周閔帝時為寧都太守甚有能名賜爵昌樂縣子後數以軍功進為侯高祖作相行濟州事及踐阼拜宗正少卿加上開府蜀王秀之鎮益州也朝廷盛選綱紀以昇方直拜益州總管長史賜錢二十萬緡三百匹馬五匹而遣之尋遷西南道行臺兵部尚書復為宗正少卿未幾擢拜四部尚書餘出除吳州總管其

名時晉王言鎮揚州詔令昇與士相見評論得失規闕數載卒官時年六十二子虞

蘇孝慈扶風人也父武周周交州刺史孝慈少沈謹有器幹美姿儀周初為中侍上士後拜都督聘于齊以奉使稱旨遷大都督其年又聘于齊還授官納上士後從武帝伐齊以功進位開府賜爵文安縣公邑千五百戶尋改封臨水縣公增邑千二百戶累遷工部上大夫高祖受禪進爵安平郡公拜太府卿于時王業初基百度伊始徵天下工匠纖微之巧無不畢集孝慈摠其事世以為能俄遷大司農歲餘拜兵部尚書待遇踰密時皇太子勇頗知時政上欲重官官之望多令大臣領其職於是拜孝慈為太子右衛率尚書如故明年上於陝州置常平倉轉輸京下以渭水多沙流乍深乍淺漕運者苦之於是決渭水為渠以屬河令孝慈督其役渠成上善之又領太子右庶子轉授左衛率仍判工部民部二尚書稱為幹理數載進位大將軍轉工部尚書率如故先是

百寮供費不足臺省府寺咸置解錢收息取給孝慈以為官民爭利非與化之道上表請罷之請公卿已下給職田各有老上並嘉納焉開皇十八年將廢太子憚其在東宮出為浙州刺史太子以孝慈去甚不平形於言色其見重如此仁壽初遷洪州摠管俱有惠政其後桂林山越相聚為亂詔孝慈為行軍摠管擊平之其年卒官有子會昌孝慈兄子沙羅字子粹父順周眉州刺史沙羅仕周釋褐都督後從韋孝寬破尉迥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封通秦縣公開皇初蜀王秀鎮益州沙羅以奉官從拜資州刺史八年冉尤差作亂攻汶山金川二鎮沙羅率兵擊破之授邛州刺史後數載檢校利州摠管事從史萬成擊西蠻累戰有功進位大將軍賜物千段尋檢校益州摠管長史會越嶺人王奉舉兵作亂沙羅從段文振討平之賜奴婢百口會蜀王秀廢更突奏沙羅云王奉為奴所殺秀迺詐稱左右斬之又調勳獠令出奴婢沙羅隱之由是除奉於家有二康

李雄字田居趙郡高邑人也祖益魏太中大夫父微伯齊陝州

陷于周雄因隨軍入長安雄少慷慨有大志家世並以學業雄兄曰雄獨習騎射其兄子曰讓之曰棄文尚武非士大夫之素業雄曰竊覽自古誠臣貴仕文武不備而能濟其功業者鮮矣雄雖不敏頗觀前志但不守章句耳既文且武兄何病焉子曰無以應之周太祖時釋褐輔國將軍從達奚武平漢中定興州又討汾州叛胡錄前後功拜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閔帝受禪進爵為公遷小賓部其後復從達奚武與齊人戰於芒山諸軍大敗雄所領獨全武帝時從陳王純迎后於突厥進爵突伯破州刺史數歲徵為本府中大夫尋出為涼州摠管長史從滕王道破吐谷渾於青海以功加上儀同宣帝嗣位從行軍摠管韋孝寬略定淮南雄以輕騎數百至硤石說下十餘城拜豪州刺史高祖摠百揆徵為司會中大夫以淮南之功加位上開府及受禪拜鴻臚卿進爵高都郡公食邑二千戶後數年晉王諱出鎮并州以雄為河北行臺兵部

尚書上謂雄口吾兒既少更事未多以卿兼文武才今推誠相委
吾無北顧之憂矣雄頓首而言曰陛下不以臣之不肖寄臣以重任
臣雖愚同心非木石謹當竭誠效命以答鴻恩獻欬流涕上慰諭
而遣之雄當官正直侃然有不可犯之色王甚勗憚吏民稱焉咸
餘卒官子公挺嗣

張嬰字士鴻河間鄭人也父羨少好學多所通涉仕魏為蕩難將
軍從武帝入關累遷銀青光祿大夫周太祖引為從事中郎賜姓
叱羅氏歷司職大夫雍州治中應州刺史儀同三司賜爵虞鄉縣
公復入為司成中大夫典國史周代公卿類多武將唯羨以素業
自通甚為當時所重後以年老致仕于家及高祖受禪欽其德望
以書徵之曰朕初臨四海思存政術舊齒名賢實懷勤作儀同昔在
周室德業有聞雖云致仕猶克壯年即宜入朝用副虛想及謁見
勅令勿拜扶升殿上降榻執手與之同坐宴語久之賜以几杖
遷都龍首上表勸以僉約上優詔答之俄而卒時年八十四

滄州刺史

撫老子

莊子義名曰道三十二篇

周

父風在魏釋褐奉朝請遷自外侍郎周太祖引為外兵曹閔齊
禪加前將軍明武世歷膳部大夫家宰司錄賜爵北平縣子邑四
百戶宣帝時加儀同進爵為伯高祖為丞相嬰深自推結高祖以
其有幹用甚親遇之及受禪拜尚書右丞進爵為侯俄遷太府少
卿領營新都監丞丁父憂去職柴毀骨立未甚起令視事因讓不
許授儀同三司襲爵虞鄉縣公增邑通前千五百戶尋遷太府卿
拜民部尚書晉王諱為揚州摠管授嬰司馬加銀青光祿大夫嬰
性和厚有識度其有當時之譽後拜冀州刺史晉王諱頻表請之
復為晉王長史檢校蔣州事及晉王為皇太子復為冀州刺史進
位上開府吏民悅服稱為良二千石仁壽四年卒官時年七十四
子慧寶官至絳郡丞開皇時有劉仁恩者不知何許人也個儻有
文武幹用初為毛州刺史治績號天下第一擢拜刑部尚書又以
行軍摠管從楊素伐陳與素破陳將呂仲肅於荆門仁恩之計居

教授上夫將軍甚有當時之譽馮翊郭均上高黑馮世基並明悟有
幹略相繼爲兵部尚書代八庫狄欽性弘厚有局度官至民部尚
書此四人俱顯名於當世然事行闕落史莫能詳
史記曰趙明習故事當世所推及居端右無聞殊績固知今之才器
各有分限大小異宜不可喻量長孫平諫赦誹謗之罪可謂仁人之
言高祖悅而從之其利亦已博矣元暉以明敏顯達率師以清白
成名楊尙希楊昇宗室之英譽望主隆重蘇孝慈李雄張嬰內外所
號成稱百幹並在開皇之初蓋當時之選也

特進臣魏徵上

韋世康

弟涉 藝 冲 從父弟壽

柳機

子涉 機弟且肅 從弟維亮 從子譽之 族兄昂

韋世康京兆社陵人也世為關右著姓祖旭魏南幽州刺史父復隱居不仕魏周二代十徵不屈號為逍遙公世康幼而沈敏有器度年十歲州辟主簿在魏弱冠為直寢封漢安縣公尚周文帝女襄樂公主授儀同三司後仕周自典祠下大夫歷沔硤二州刺史從武帝平齊授司州總管長史于時東夏初定百姓未安世康綏撫之士民胥悅歲餘入為民部中大夫進位上開府轉司會中大夫尉迴之作亂也高祖憂之謂世康曰汾絳舊是周齊分界因此亂階恐生搖動今以委公善為吾守因授絳州刺史以雅望鎮之闔境清肅世康性恬素好古不以得喪干懷在州嘗慨然有止足之志與子弟書曰吾生因緒餘夙志纓弁驅馳不已四紀於茲矣發喪命丁... 岳志除... 心慎四知以不負而為寶也肅言

爾如斯之... 頗為時... 今毫雖未及壯年已謝霜早梧楸風... 柳眼闇更劇不見細書足疾彌增非可趨走祿豈須多防... 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况孀春秋已高濕清宜奉晨昏有闕罪在我躬今世穆世文並從戎役吾與世冲復嬰遠任陟岵瞻望此情彌切相山之悲倍深常戀意欲上聞乞遵養禮未訪汝等故遣此及魚言遠慕感咽難勝諸弟報以事恐難遂於是乃止在任數年有惠政奏課連最擢為禮部尚書世康實嗜欲不慕貴勢未嘗以位望矜物聞人之善若已有之亦不顯人過各以求名譽尋進爵上庸郡公加邑至二千五百戶其年轉吏部尚書餘官如故四年丁母憂去職未暮起令視事世康固請乞終私制上不許世康之在吏部選用平允請託不行開皇七年將事江南議重方鎮拜襄州刺史坐事免未幾授安州總管尋遷為信州總管十三年入朝復拜吏部尚書前後十餘年間多所進拔朝廷稱為廉平嘗因休暇謂子弟曰吾聞功遂身退古人常道今年將耳順志在懸車汝輩以

為云何子福嗣答曰大人澡身浴德名立官成盈滿之誠先哲所
重欲追蹤二踈伏奉尊命後因侍宴世康再拜陳讓曰臣無尺寸
之功位亞台鉉今犬馬齒載不益明時恐先朝露無以塞責願乞
骸骨退避賢能上曰朕夙夜庶幾求賢若渴冀與公共治天下以
致太平今之所請深乖本望縱令筋力衰謝猶屈公卧治一隅於是
出拜荊州摠管時天下唯置四大摠管并楊益三州並親王臨統
唯荊州委於世康時論以為美世康為政簡靜百姓愛悅合境無
訟十七年卒于州時年六十七上聞而痛惜之贈賻甚厚贈大將
軍諡曰文世康性孝友初以諸弟位並隆貴獨季弟世約官塗不
達共推父時田宅盡以與之世多其義長子福子官至司隸別駕
次子福嗣仕至內史舍人後以罪黜楊玄感之作亂也以兵逼東
都福嗣從衛玄戰於城北軍敗為玄感所擒今作文檄辭甚不遜
尋背玄感還東都帝銜之不已車裂於高陽少子福獎通書舍人
在東

玄感戰

洗字也性剛毅有器幹少便弓馬仕周釋褐主寢上士數
伐累遷開府賜爵德國縣公邑千二百戶高祖為丞相從季父李
寬擊尉迥於相州以功拜柱國進封襄陽郡公邑二千戶時突厥
寇邊皇太子屯咸陽令洗統兵出原州道與虜相遇擊破之尋拜
江陵摠管未幾以母疾徵還俄拜安州摠管伐陳之役領行軍摠
管及陳平拜江州摠管率步騎二萬略定九江陳豫章太守徐瑤
據郡持兩端洗遣開府呂昂長史馮世基以兵相繼而進既至城
下瑤偽降其夜率所部二千人襲擊昂昂與世基合擊大破之擒
瑤於陣高梁女子洗氏率眾迎洗遂進圖嶺南上遣洗書曰公鴻
勳大業名高望重率將戎旅撫慰彼方風行電掃咸應稽服若使
干戈不用北庶獲安方副朕懷是公之力至廣州說陳渝州都督
王猛下之嶺表皆定上聞而大悅許以便宜從事洗所綏集二十
四州拜廣州摠管歲餘番禺夷王仲宣聚眾為亂以兵圍洗洗勒
兵拒之中流矢而卒贈上柱國賜綿絹萬段諡曰恭子協嗣協字

敏仁好學有雅量起家著作佐郎後轉祕書郎開皇中其父在廣
州有功上令協濟詔書勞問未至而父卒上以其父身死王事拜協
柱國後歷定息秦三州刺史皆有能名卒官

藝字世文少受業國子周武帝時數以軍功致位上儀同賜爵脩
武縣侯邑八百戶授左旅下大夫出為魏郡太守及高祖為丞相
尉迴陰圖不軌朝廷微知之遣藝季父孝寬馳往代迴孝寬將至
鄴因詐病止傳舍從迴求藥以察其變迴遣藝迎孝寬孝寬問
迴所為藝置於迴不以實答孝寬怒將斬之藝懼乃言迴反狀孝
寬於是將藝西遁每至亭驛輒盡驅傳馬而去復謂驛司曰蜀公
將至且速具酒食迴尋遣騎追孝寬追人至驛輒逢盛饌又無馬
遂遲留不進孝寬與藝由是得免高祖以孝寬故弗問藝之罪加
授上開府即從孝寬擊遼東及破尉惇平相州皆有力焉以功進位
上大將軍改封武威縣公邑千戶以脩武縣侯別封一子高祖受禪
進封魏公歲餘拜汾州刺史為政清簡士庶懷惠在晉書

年遷營州總管藝宏象璠傳每夷狄參謁必整儀衛盛服以見
之獨坐滿一榻番人畏懼莫敢仰視而大治產業與止夷貿易家資
鉅萬頗為清論所譏開皇十五年卒官時年五十八謚曰懷

沖字世沖少以名家子在周釋褐衛公府禮曹參軍後從大將
軍元定度江伐陳為陳人所虜周武帝以幣贖而還之帝復令沖
以馬千匹使於陳以贖開府賀拔華等五十人及元定之柩而還
沖有辭辯奉使稱旨累遷少御伯下大夫加上儀同于時稽胡屢
為寇亂沖自請安集之因拜汾州刺史高祖踐阼徵為兼散騎常
侍進位開府賜爵安固縣侯歲餘發南汾州胡千餘人北築長城
在途皆亡上呼沖問計沖曰夷狄之性易為反覆皆由牧宰不稱
之所致也臣請以理綏靜可不以勞兵而定上然之因命沖綏懷叛
者月餘皆至並赴長城上下書勞勉之尋拜石州刺史甚得諸胡
歡心以母憂去職俄而起為南寧州總管持節撫慰復遣柱國王
長述以兵繼進沖上表固讓詔曰西南夷裔屢有生梗每相殘賊

朕甚憇之已命戎徒清撫邊服以開府器幹堪濟識略英遠軍旅
事重故以相任知在期期及日月未多金革奪情蓋有通式宜自抑
割即膺往旨冲既至南寧渠帥襲震震及西襲首領皆詣府參謁上
大悅下詔褒揚之其兄子伯仁隨冲在府掠人之妻士卒縱暴邊
人失望上聞而大怒令蜀王秀治其事益州長史元巖性方正案
冲無所寬貸冲音坐免其弟太子洗馬世約諧巖於皇太子上謂
太子曰古人有沽酒酸而不售者為噬犬耳今何用世約乎適累
汝也世約遂除名後數載令冲檢校括州事時東陽賊帥陶子
定吳州賊帥羅慧方並聚眾為亂攻圍婺州永康烏程諸縣冲
率兵擊破之改封義豐縣侯檢校泉州事尋拜營州摠管冲容貌
都雅寬厚得眾心懷撫黠驕契丹皆能致其死力突雷畏懼朝貢
相續高麗嘗入寇冲率兵擊走之仁壽中高祖為豫章王暕納冲
女為妃徵拜民部尚書未幾卒時年六十六少子挺最知名

壽字仁壽父孝寬周上柱國鮮于壽在周以貴公子早有令譽

為右侍上士遷于牛備身趙王為雍州牧引為王簿尋遷少御伯
武帝親征高氏拜京兆尹委以後事以父軍功賜爵永安縣侯邑
八百戶高祖為丞相以其父平尉迥拜壽儀同三司進封滑國公
邑五千戶俄以父喪去職高祖受禪起令視事尋遷相毛二州刺
史頗有治名開皇十年以疾徵還卒于家時年四十二謚曰定仁壽
中高祖為晉王昭納其女為妃以其子保德嗣壽弟霽位至太常
少卿安邑縣伯津位至內史侍郎判民部尚書事世康從父弟操
字元節剛簡有風槩仕周致位上開府光州刺史高祖為丞相以
平尉迥功進位柱國封平桑郡公歷青荆二州摠管卒官謚曰靜
柳機字匡時河東解人也父慶魏尚書左僕射機偉儀容有器局
頗涉經史年十九周武帝時為魯公引為記室及帝嗣位自宣納
上士累遷少納言太子宮尹封平齊縣公從帝平齊拜開府轉司
宗中大夫宣帝時遷御正上大夫機見帝失德屢諫不聽恐禍及
已託於鄭譯陰求出外於是拜華州刺史及高祖作相徵還京師

時周代舊臣皆勸禪讓機獨義形於色無所陳請俄拜衛州刺史
及踐阼進爵建安郡公邑二千四百戶徵為納言機性寬簡有雅望
然當近侍無所損益又好飲酒不親細務在職數年復出為華州
刺史奉詔每月朝見尋轉冀州刺史後徵入朝以其子述尚蘭陵
公主禮遇益隆初機在周與族人文城公昂俱歷顯要及此機昂
並為外職楊素時為納言方用事因上賜宴素戲機曰二柳俱摧
孤楊獨存坐者歡笑機音無言未幾還朝前後作牧俱稱寬惠後
數年以疾徵還京師卒於家時年五十六贈大將軍青州刺史謚
曰簡子述嗣

述字業隆性明敏有幹略頗涉文藝少以父蔭為太子親衛後以
尚主之故拜開府儀同三司內史侍郎上於諸壻中特所寵敬歲
餘判兵部尚書事丁父艱去職未幾起攝給事黃門侍郎事龔蔚
建安郡公仁壽中判吏部尚書事述雖職務修理為當時所稱然
不達大體暴於馭下又怙寵驕豪無所降屈楊素時稱貴倖朝

臣莫不有懼述每陵侮之數於上前面折素短判事有不合素意
素或令述改之述輒謂將命者曰詔僕射道尚書不肯素由是銜
之而楊素亦被疎忌不知省務述任守踰重拜兵部尚書參掌
機密述自以無功可紀過叨匪服抗表陳讓上許之令攝兵部尚
書事上於仁壽宮寢疾述與楊素黃門侍郎元巖等侍疾宮中時
皇太子無禮於陳貴人上知而大怒因令述召房陵王述與元巖出
外作勅書楊素聞之與皇太子協謀便矯詔執述巖二人持以屬
吏及煬帝嗣位述音坐除名與公主離絕徙述于龍川郡公主請
與述同徙帝不聽事見列女傳述在龍川數年復徙寧越遇瘴癘
而死時年二十九

旦字匡德工騎射頗涉書籍起家周左侍上士累遷兵部下大夫
頃之益州總管王謙起逆拜為行軍長史從梁睿討平之以功授
儀同三司開皇元年加授開府封新城縣男遷授掌設驃騎歷羅
漸魯三州刺史並有能名大業初拜龍川太守民居山洞好相攻

擊且為開設學校大變其風帝聞而善之下詔褒美四年徵為太常少卿攝判黃門侍郎事卒官年六十一子燮官至河內掾

肅字匡仁少聰敏閑於占對起家周齊王文學武帝見而異之召拜宣納上士高祖作相引為宿曹參軍開皇初授太子洗馬陳使謝泉來聘以才學見稱詔肅宴接時論稱其華辯轉太子內舍人遷太子僕太子廢坐除名為民大業中帝與段達語及庶人罪惡之狀達云柳肅在宮大見踈斥帝問其故荅曰學士劉臻嘗進章仇太翼於宮中為巫蠱事肅知而諫曰殿下帝之家子位當儲貳誠在不孝無患見疑劉臻書生鼓搥唇舌適足以相誑誤願殿下勿納之庶人不憚他日謂臻曰汝何故漏洩使柳肅知之令面折我自是後言皆不用帝曰肅橫除名非其罪也召守禮部侍郎轉工部侍郎大見親任每行幸遼東常委之於涿郡留守十一年卒時年六十二

雄亮字誠父檜仕周華陽太守遇黃眾寶作亂攻陷華陽檜為賊所害為亮時年十四哀毀過禮陰有復讎之志武帝時眾寶率其所部歸於長安帝待之甚厚雄亮手斬眾寶於城中請罪闕下帝特原之尋治梁州摠管記室遷湖城令累遷內史中大夫賜爵汝陽縣子司馬消難作亂江北高祖令雄亮聘于陳以結鄰好及還會高祖受禪拜尚書考功侍郎尋遷給事黃門侍郎尚書省凡有奏事雄亮多所駁正深為公卿所憚俄以本官檢校太子左庶子進爵為伯秦主俊之鎮隴右也出為秦州摠管府司馬領山南道行臺左丞卒官時年五十一有子贊

寒之字公正父恭年周順州刺史寒之身長七尺五寸儀容甚偉風神爽亮進止可觀為童兒時周齊王憲嘗遇寒之於塗異而與語大奇之因奏入國子以明經擢第拜宗師中士尋轉守廟下士武帝嘗有事太廟寒之讀祝文音韻清雅觀者屬目帝善之擢為宣納上士及高祖作相引為田曹參軍仍諮典籤事開皇初拜通事舍人尋遷內史舍人歷兵部司勳雷侍郎朝廷以寒之有雅望嘗談

謹又飲酒至石不亂由是毒梁陳使至輒令蹇之接對後遷光祿少卿出入十餘年母參掌敷奏會吐谷渾來降朝廷以宗女光化公主妻之以蹇之兼散騎常侍送公主於西域俄而突厥啓民可汗求結和親復令蹇之送義成公主於突厥蹇之前後奉使得二國所贈馬千餘匹雜物稱是皆散之宗族家無餘財仁壽中出爲肅州刺史尋轉息州刺史俱有惠政後二歲以母憂去職煬帝踐阼復拜光祿少卿大業初啓民可汗自以內附遂畜牧於定襄馬邑間帝使蹇之諭令出塞及還奏事稱言拜黃門侍郎時元德太子初薨朝野注望皆以齊王當立帝方重王府之選大業三年車駕還京師拜爲齊王長史帝法服臨軒備儀衛命齊王立於西朝堂之別北面遣吏部尚書牛弘內史令楊約左衛大將軍宇文述等從殿庭引蹇之詣齊王所西面立牛弘宣勅謂齊王曰我昔階緣恩寵啓封晉陽出藩之初時年上先帝立我於西朝堂乃今高履虞慶則元昊等從內送王子相於我于時誠我曰以汝幼

隋書列傳卷之

抑未及也爭今今子相於外事無大小皆可委之無得昵近小人踈遠子相若從我言者有益於社稷成立汝名行如不用此言唯國及身敗無日矣吾受勅之後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微子相之力吾無今日矣若與蹇之從事一如子相也又勅蹇之曰今以卿作輔於齊善思匡救之理副朕所望若齊王德業脩備富貴自當鍾卿一門若有不善罪亦相及時齊王正擅寵左右放縱喬令則之徒深見昵狎蹇之雖知其罪失不能匡正及王得罪蹇之竟坐除名帝幸遼東召蹇之檢校燕郡事及帝班師至燕郡坐供頓不給配戍嶺南卒於淮口時年六十子威明昂字千里父敏有高名好禮篤學治家如官仕周歷職清顯開皇初爲太子太保昂有器識幹局過人周武帝時爲大內史賜爵文城郡公致位開府當塗用事百寮皆出其下宣帝嗣位稍被踈遠然不離本職及高祖爲丞相深自結納高祖大悅之以爲大宗伯昂受拜之日遂得偏風不能視事高祖受禪昂疾愈加上開府

拜潞州刺史昂見天下無事可以勸學行禮因上表曰臣聞帝王受命建學制禮故能移既往之風成惟新之俗自魏道將謝分割九區關右山東以爲戰國各逞權詐俱殉干戈賦役繁重刑政嚴急蓋救焚拯溺無暇從容非朝野之願以至於此晚世因循遂成希慕俗化澆弊流宕忘反自非天然上哲挺生於時則儒雅之道經禮之制衣冠民庶莫肯用心世事所以未清軌物由茲而壞伏惟陛下稟靈上帝受命昊天合三陽之期膺千祀之運往者周室頽毀區寓沸騰聖策風行神謨電發端坐廊廟蕩滌萬方俯順幽明君臨四海擇萬古之典無善不爲改百王之弊無惡不盡至若因循緣義爲其節文故以三百三千事高前代然下土黎獻尚未盡行臣謬蒙獎策從政藩鄙人庶軌儀實見多闕儒風以墜禮教猶微是知百姓之心未能頓變仰惟深思遠慮情念下民漸被以儉使至於道臣恐業淹事緩動延年世若行禮勸學道教相催必當靡然可風不遠而就家知禮節人識義方比屋可封輒謂非遠上覽

而善之區下詔曰建國重道莫先於學尊主庇民莫善於禮自魏氏不競周齊抗衡分四海之民闢二邦之力遞爲強弱多歷年所務權詐而薄儒雅重干戈而輕俎豆民不見德唯爭是聞朝野以機巧爲師文吏用深刻爲法風澆俗弊化之然也雖復建立庠序兼啓黌塾業非時貴道亦不行其間服膺儒術蓋有之矣彼衆我寡未能移俗然其維持名教獎飾彝倫微相弘益賴斯而已王者承天休咎隨化有禮則祥瑞必降無禮則妖孽興起人稟五常性靈不一有禮則陰陽合德無禮則禽獸其心治國立身非禮不可朕受命於天財成萬物去華夷之亂求風化之宜戒奢崇儉率先百辟輕徭薄賦冀以寬弘而積習生常未能懲革閭閻士庶吉凶之禮動悉乖方不依制度執憲之職似塞耳而無聞莅民之官猶蔽目而不察宜揚朝化其若是乎古人之學且耕且養今者民丁非役之日農畝時候之餘若敦以學業勸以經禮自可家慕大道人希至德豈止知禮節識廉恥又慈子孝兄恭弟順者乎始自京師

及州郡宜祇朕意勸學行禮自是天下州縣皆置博士習禮焉
結在州甚有惠政數年卒官子調起家祕書郎尋轉侍御史左
僕射楊素嘗於朝堂見調因獨言曰柳條通體弱獨搖不須風調
效板正色曰調信無取者公不當以為侍御史調信有可取不應
發此言公當具瞻之秋樞機何可輕發素其竒之煬帝嗣位累遷
尚書左司郎時王綱不振朝士多贓貨唯調清素守常為時所美
然於幹用非其所長

史臣曰韋氏自居京兆代有人物世康昆季餘慶所鍾或入處禮闈
或出惣方岳朱輪接軫旗旆成陰在周暨隋勳庸並茂成盛矣建安
風韻閑雅望重當時述恃寵驕人終致傾敗且屢有惠政肅母存
誠謙雄亮名節自立忠正見稱寰宇神情開爽頗為疎放文城歷
任二朝咸見推重獻書高祖遂興學校言能弘道其利博哉

特進臣魏徵上

楊素 弟約 從父文思 文紀

楊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也祖暄魏輔國將軍諫議大夫父敷周汾州刺史沒於齊素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節世人多未之知唯從叔祖魏尚書僕射寬深異之每謂子孫曰處道當逸羣絕倫非常之器非汝曹所逮也後與安定牛弘同志好學研精不倦多所通涉善屬文工草隸頗留意於風角美鬚髯有英傑之表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為中外記室後轉禮曹加大都督武帝親授萬機素以其父守節陷齊未蒙朝命上表申理帝不許至於再三帝大怒命左右斬之素乃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帝壯其言由是贈敷為大將軍諡曰忠壯拜素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漸見禮遇帝命素為詔書下七筆成詞義兼美帝嘉之顧謂素曰善自勉之乃愛不富貴素曰臣但思富貴來遠臣臣無心圖富貴及平齊之役素請率父麾下先驅帝從之賜以竹策曰朕方欲大相驅策故用此物賜卿從齊王憲與齊人戰於河陰以功封清河縣子邑五百戶其年授司城大夫明年復從憲拔晉州憲屯兵雞棲原齊主以大軍至憲懼而宵遁為齊兵所躡眾多散素與驍將十餘人盡力苦戰憲僅而獲免其後每戰有功及齊平加上開府改封成安縣公邑千五百戶賜以粟帛奴婢雜畜從王軌破陳將吳明徹於呂梁治東楚州事封弟慎為義安侯陳將樊毅築城於泗口素擊走之夷毅所築宣帝即位襲父爵臨百縣公以弟約為安成公尋從韋孝寬徇淮南素別下盱眙鍾離及高祖為丞相素深自結納高祖甚器之以素為汴州刺史行至洛陽會尉迴作亂滎州刺史宇文曹據武牢以應迴素不得進高祖拜素大將軍發河內兵擊曹破之遷徐州總管進位柱國封清河郡公邑二千戶以弟岳為臨貞公高祖受禪加上柱國開皇四年拜御史大夫其妻鄭氏性悍素忿之曰我若作天子卿定不堪為皇后鄭

以素之由是坐免。方圖江表，先是素數進取陳之計，未幾拜信州摠管，賜錢百萬，錦千段，馬二百匹，而遣之。素居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舩、舩等各有差，及大舉伐陳，以素為行軍元帥，引舟師趣三峽。軍至流頭灘，陳將戚欣以青龍百餘艘屯兵數千人，守狼尾灘，以遏軍路。其地險峭，諸將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二舉若書日下，船彼則見我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乃以夜掩之。素親率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遣開府王長襲引步卒從南岸擊，決別柵，令大將軍劉仁恩率甲騎趣白沙，北岸遂明而至，擊之，欣敗走，悉虜其眾，勞而遣之。秋，毫不犯陳人。大悅。素率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曜曰：「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陳南康內史呂仲肅屯岐亭，正據江峽，於北岸鑿巖，縱鐵鎖三條，橫截上流，以當戰船。素遣仁恩登陸，俱發先攻其柵，仲肅軍夜潰。

素徐子鎖，仲肅復據荆門之延洲。素遣巴益卒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拍檣碎賊十餘艦，遂大破之，俘甲士二千餘人。仲肅僅以身免。陳主遣其信州刺史顧覺鎮安蜀城，荊州刺史陳紀鎮公安。皆懼而退走。巴陵以東無敢守者。湘州刺史岳陽王陳叔慎遣使請降。素下至漢口，與秦孝王會，及還拜荊州摠管。進爵郢國公，邑三千戶。具食長壽縣千戶，以其子玄感為儀同，玄獎為清河郡公。賜物萬段，粟萬石，加以金寶。又賜陳主妹及女妓十四人。素言於上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逆人王誼前封於郢，臣不願與之同。」於是改封越國公，尋拜納言。歲餘，轉內史。令俄而江南人李稜等聚眾為亂，大者數萬，小者數千，共相影響，殺害長吏。以素為行軍摠管，帥眾討之。賊朱莫問自稱南徐州刺史，以盛兵據京口。素率舟師入自楊子津，進擊破之。晉陵顧世興自稱太守，與其都督鮑遷等復來拒戰。素逆擊破之，執遷虜三千餘人，進擊無錫。賊帥葉略又平之。吳郡沈玄愴、沈傑等以兵圍蘇州刺史皇甫績，頻戰不利。素

率眾援之立擒勢迫走投南沙賊帥陸子孫素擊于孫於松江
大破之生擒孟孫立擒歙賊帥沈雪沈能據柵自固又攻拔之
浙江賊帥高智慧自號東揚州刺史船艦千艘屯據要害兵甚勁
素擊之自旦至申苦戰而破智慧逃入海素躡之從餘姚泛海趣
永嘉智慧來拒戰素擊走之擒獲數千人賊帥汪文進自稱天子
據東陽著其徒焚道人為司空守樂安進討悉平之又破永嘉賊
帥沈孝徹於是步道向天台指臨海郡逐捕遺寇前後百餘戰皆
慧遁守閩越上以素久勞於外詔令馳傳入朝加子立感官為上
開府賜綵物三千段素以餘賊未殄恐為後患又自請行乃下詔
曰朕憂勞百姓日旰忘食一物失所情深納隍江外在彼莫得安
逆雖經殄除民未安堵猶有賊首凶魁逃亡山阿恐其聚結重擾
蒼生內史今上柱國越國公素識達古今經謀長遠比曾推轂奮
著威名宜任以大兵授為元帥宣布朝風振揚威武擒剪賊寇
勞勩不怠軍民事務一以委之素復乘傳至會稽先是泉州人王

慶南安高族也殺刺史劉弘據州為亂諸亡賊皆歸之自以海路
艱阻非北人所習不設備伍素汎海掩至國慶遑遽棄州而走
黨散入海島或守溪洞素分遣諸將水陸追捕乃密令人謂國慶
曰爾之罪狀計不容誅唯宥斬送智慧可以塞責國慶於是執送
智慧斬於泉州自餘支黨悉來降附江南大定上遣左領軍將軍
獨孤陀至陵儀迎勞比到京師問者日至拜素子立授為儀同賜
黃金四十斤加銀瓶實以金錢縑三千段馬二百匹羊二千口公田
百頃宅一區代蘇威為尚書右僕射與高頴專掌朝政素性疎而
辯高下在心朝臣之內頗推高頴芻牛弘厚接薛道衡視蘇威蔑
如也自餘朝貴多被陵轢其才藝風調優於高頴至於推誠體國
處物平當有宰相識度不如頴遠矣尋令素監營仁壽宮素遂夷
山堙谷督役嚴急作者多死宮側時間鬼哭之聲及宮成上令高
頴前視奏稱頴傷綺麗大損人丁高祖不悅素憂懼計無所出即
於北門啓獨孤皇后曰帝王必有離宮別館今天下太平造此一

官何足損費后以此理喻上上意乃解於是賜錢百萬錦綉三千
段十八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為靈州道行軍總管出塞討
之賜物二千段黃金百斤先是諸將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以
戎車步騎相參舉鹿角為方陣騎在其內素謂人曰此乃自固之
道非取勝之方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為騎陣達頭聞之大喜
曰此天賜我也因下馬仰天而拜率精騎十餘萬而至素奮擊大
破之達頭被重創而遁殺傷不可勝計羣虜號哭而去優詔褒揚
賜縑二萬匹及萬釘寶帶加子立感位大將軍立獎立縱積善並
上儀同素多權略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取戎嚴整有犯軍
令者立斬之無所寬貸每將臨寇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
人少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陣先令二三百人赴
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陣而還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三百
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焉名
將素時言倖言無不從其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錄至於他將雖有

大功多為文吏所護却故素雖嚴忍士亦以此願從焉二十年
晉王諱為靈朔道行軍元帥素為長史王卑躬以交素及為太子
素之謀也仁壽初代高祖為尚書左僕射賜良馬十匹壯馬二百
匹奴婢百口其年以素為行軍元帥出塞而擊突厥連破之突
厥退走率騎追躡至夜而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於
是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不之覺也候其頓舍未定
趣後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虜庭以功進子
立感位為柱國立縱為淮南郡公賞物二萬段及獻皇后崩山陵
制度多出於素上善之下詔曰君為元首臣則股肱共治萬姓義
同一體上柱國尚書左僕射仁壽宮大監越國公素志度恢弘機
鑒明遠懷佐時之略包經國之才王業初基霸圖肇建策名委膺
受朕出師擒剪凶魁克平號鄭頻承廟筭揚於江表每稟衣律長
驅塞陰南指而吳越肅清北臨而獯獫摧服自居端揆參贊機衡
當朝正色直言無隱論文則詞藻縱橫語武則權奇間出既文且

武唯朕所命任使之處夙夜無怠獻皇后奄離六宮遠日云及坐
北安厝委素經營然非事依禮唯上泉石至如吉凶不由於此素
義存奉上情深體國欲使此明俱泰寶祚無窮以為陰陽之書聖
人所作禍福之理特須審慎乃徧歷川原親自占擇繼介不善即
更求志圖元吉孜孜不已心力備盡人靈協贊遂得神皇禮壤
營建山陵論素此心事極誠孝豈與夫平戎定寇比其功業非唯
廊廟之賢實是社稷之臣若不如表賞何以申茲勸勵可別封一
子素與康郡公邑萬戶子孫承襲不絕餘如故并賜田三十頃
第賞粟米萬石金鈔一貫以金銀鈔一貫以珠并綾錦五百段時
素貴寵日隆其弟為從父文思弟文紀及族父昇並尚書列卿諸
子無不馬之勢位至柱國刺史家僮數千後庭妓在曳綺羅者以
千數第宅華侈制器皆金有龜身者善屬文殷曾者工草書並
在兩士人因高智慧沒為家奴親戚故吏布列清顯素之貴盛近
古未明易帝初為太子素與王秀真素謀之構成其罪後晉廢縣

朝臣有違忤者華三三載國如賀若弼史萬歲李綱柳爽等素皆
陰中之苦有附會及說風聲無不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
附唯兵部尚書蘇味道以帝婿之重數於上前面折素大理卿梁毗
抗表言素作威作福上崩蹙息之後因出勅曰僕射國之宰輔不
可躬親細務但三三日一度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也
賜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上賜王公已下射素筮前為第一上手
以本國所獻金精整價直鉅萬以賜之四年從幸仁壽宮宴賜重
器及上不豫素與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等入閣侍疾時
皇太子入居大寶殿慮上有一不諱須預防擬乃手自為書封出問
素素條錄事狀以報太子宮人誤送上所上臨覽而大恚所寵陳貴
人又言太子無禮上遂發怒欲召庶人勇太子謀之於素素矯詔
遣東宮兵上帖上臺宿衛閉禁出入並取宇文述郭行節度又令
張衡侍疾上以此日崩由是頗有異論會漢王諒反遣茹茹天保
來據蒲州燒斷河橋又遣王暕子暉數萬人并力拒守素將輕騎

五千龍之營於滑口宵濟遲明擊之大保敗走聃子懼而以城降
有詔徵還初素將行也計日破賊皆如所量帝於是素為并州
道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大使率眾數萬討諒時晉絳呂三州並
為諒城守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諒遣趙子開擁眾十餘萬策
絕徑路屯據高壁布陣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
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之殺傷數萬諒所畧介州
刺史梁脩羅屯介休聞素至懼棄城而走進至清源去并州三十
里諒遣其將王世宗趙子開請摩訶等眾且十萬來拒戰又擊
破之擒諒驍騎訶諒退保并州素進兵圍之諒窮蹙而降餘黨悉平
帝遣素弟脩武公約屬手詔勞素曰我有隋之御天下也于今二
十有四年雖復外夷侵叛而內難不作修文偃武四海晏然朕以
不天銜恤在疚號天叩地無所逮及朕本以藩王親膺儲兩復以
庸庸之器承天運繼天業有先皇之天下也所以戰戰兢兢弗敢失
隊况復甲命之重生民之命朕諒諒也哉禍心自幼而長羊質獸皮

假託名譽示不臣國諒先驅朕逆違君父之命成莫大之罪誅惡良
甚委在銜回得兵內無毒流日姓私心者置擅相謀戮小加大少
凌長民怨神怒眾叛親離為惡不同同歸於亂朕寡兄弟猶未忍
及三三三故開關門而待寇賊于戈而不發朕聞之天生蒸民為之
置君仰惟先言每以子民為念朕豈得枕戈苦慮顯而不救也大
義滅親春秋高義周且以誅一叔漢啓乃戮七藩義在茲乎事不
獲已是以授公戎律問罪太原且逆子賊臣何代不有豈意今者
近出家國所歎荼毒甫爾便及此事由朕不能和兄弟不能安看
生德澤未弘兵戈先動賊亂者止一人塗炭者乃眾庶非唯寅畏
天威亦乃孤負付屬薄德厚恥愧乎天下公乃先朝功臣勲庸克
茂至如皇基草創百物惟始便匹馬歸朝誠識義至汴部鄭州
風卷秋籜荆南塞北若火燎原早建殊勳氣著誠節及獻替朝
端具瞻惟允爰弼朕躬以濟時難昔周勃霍光何以加也賊乃竊
據蒲州關梁斷絕公以少擊眾指期平殄高壁據險抗拒官軍公

以深謀出其不意霧廓雲除水消瓦解長驅北邁且趣巢窟晉陽
之南蟻徒數萬諒不量力猶欲舉斧公以稜威外討發憤於內忘
身殉義親當天石兵刃斲交魚潰鳥散僵屍蔽野積甲若山諒遂
守窮城以拒鈇鉞公董率驍勇四面攻圍使其欲戰不敢求走無
路智力俱盡面縛軍門斬將搴旗伐叛柔服元惡既除東夏清晏
嘉庸茂績於是乎在昔武安平趙淮陰定齊豈若公遠而不勞速
而克捷者也朕殷憂諒闇不得親御六軍未能問道於上庠遂使
劬勞於行陣言念於此無忘寢食公乃建累世之元勳執一心之
確志古人有言曰疾風知勁草世亂有誠臣公得之矣方乃銘之
常鼎豈止書勳於帛哉功績克諧嘆歎無已稍冷公如宜軍旅務
勝殊當勞慮故遣公弟指宣往優述塞不次素上表陳謝曰臣自
惟虛薄志不及遠州郡之職敢憚劬勞卿相之榮無階覲望然時
逢昌運王業惟始雖涓流赴海誠心屢竭輕塵集嶽功力蓋微徒
以南陽里閭豐沛子第高位重爵榮顯一時遂復入處朝端出披

列傳三

戎律受文武之任預准履之謀豈臣才能實由恩澤欲報之德義
極昊天伏惟陛下照重離之明養遺天之靈牧臣於踈遠照臣以
光暉南服降枉道之書春官奉肅成之言然草木無識尚榮枯候
時況臣有心實自効無路晝夜迴徨寢食慙惕常懼朝露奄至虛
負聖慈賊諒包藏禍心有自來矣因幸國哀便肆凶逆興兵晉代
搖蕩山東陛下拔臣於凡涖授臣以戎律蒙心膂之寄稟平亂之
規蕭王赤心人皆為死漢皇大度天下爭歸妖寇廓清豈臣之力
由蒙使臣弟約齎詔書問勞高句峻筆有若天臨洪恩大澤便同
海運悲欣慙懼五情振越雖百殞微軀無以一報其月還京師因
從駕幸洛陽以素領營東京大監以平諒之功拜其子萬石仁行
姪玄挺皆儀同三司賚物五萬段綺羅千匹諒之妓妾二十人大
業元年遷尚書今賜東京甲第一區物二千段尋拜太子太師餘
官如故前後賞錫不可勝計明年拜司徒改封楚公具食二千五
百戶其年卒官謚曰景武贈光祿大夫太尉公以農辰河東絳郡臨

文城河內汲郡長平上黨西河十郡太守給輜車班劍四人前後部羽葆鼓吹粟麥五千石物五千段鴻臚監護喪事帝又下詔曰夫銘功彝器紀德豐碑所以垂名迹於不朽樹風聲於沒世故楚景武公素茂績元勳劬勞王室竭盡誠節叶贊朕躬故以道邁三傑功參十亂未臻遐壽遽戢清徽春秋遞代方綿歲祀式播彤篚家用圖勳德可立碑宰隸以彰盛美素嘗以五言詩七百字贈齊州刺史薛道衡詞氣宏拔風韻秀上亦爲一時盛作未幾而卒道衡歎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且若是乎有集十卷素雖有建立之策及平楊諒功然特爲帝所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太史言隋分野有大喪因改封於楚楚與隋同分欲以厭當之素寢疾之曰帝每令名醫西詠候賜以上藥然密問醫人恒恐不死素又自知名位已極不肯服藥亦不將慎每語弟約曰我豈須更活邪素負冒財貨營求產業東西二京居宅侈麗朝毀夕復營繕無已爰及諸方都會邸店水碓并利田宅以千百數時議以此鄙之子玄感

嗣別有傳諸子皆坐玄感誅死

約字惠伯素異母弟也在童兒時嘗登樹墮地爲查所傷由是竟爲宦者性如沉靜內多譎詐好學強記素友愛之凡有所爲必先籌計於約而後行之在周末以素軍功賜爵安成縣公拜上儀同三司高祖受禪授長秋卿久之爲邵州刺史入爲宗正少卿轉大理少卿時皇太子無寵而晉王諱規欲奪宗以素幸於上而雅信約於是用張衡計遣宇文述大以金寶賂遺於約因通王意說之曰夫守正履道固人臣之常致反經合義亦達者之今圖自古賢人君子莫不與時消息以避禍患公之兄弟功名蓋世當塗用事有年歲矣朝臣爲足下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后以所欲不行每切齒於執政公雖自結於人主而欲危公者固亦多矣主上一旦棄君臣公亦何以取庇今皇太子失愛於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必鎮銘於骨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太山之安也約然之

因以白素素本凶險聞之大喜乃撫掌而對曰吾之智思殊不以此賴汝起予約知其計行復謂素曰今皇后之言上無不用宜因機會早自結託則匪唯長保榮祿傳祚子孫又晉王傾身禮士聲名曰盛躬履節儉有主上之風以約料之必能安天下兄若遲疑一旦有變令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矣素遂行其策太子果廢及晉王入東宮引約為左庶子改封脩武縣公進位大將軍及素被高祖所踈出約為伊州刺史入朝仁壽宮遇高祖崩遣約入京易留守者縊殺庶人勇然後陳兵集衆發高祖凶問煬帝聞之曰今兄之弟果堪大任即位數日拜內史令約有學術兼達時務帝甚任之後數載加位右光祿大夫後帝在東都令約詣京師享廟行至華陰見其兄墓遂枉道拜哭為憲司所劾坐是免官未幾拜浙陽太守其兄子玄感時為禮部尚書與約恩義甚篤既愴分離形於顏色帝謂之曰公比憂瘁得非為叔邪玄感再拜流涕曰誠如聖言帝亦思約廢立功由是徵入朝未幾卒以素子玄挺後之

文思字溫才素從叔也父寬魏左僕射周小冢宰文思在周年十一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尋以父功封新豐縣子邑五百戶天和初治武都太守十姓獠反文思討平之復治翼州事党項羌叛文思率州兵討平之進擊資中武康隆山生獠及東山獠並破之後從陳王攻齊河陰城又從武帝攻拔晉州以勲進授上儀同三司改封永寧縣公增邑至千戶壽陽劉叔仁作亂從清河公宇文神舉討之戰於博井在陣生擒叔仁又別從王誼破賊於鯉魚柵其後累以軍功遷果毅右旅下大夫高祖為丞相從韋孝寬拒尉迥於武陟迥遣其將李雋圍懷州與行軍總管宇文述擊走之破尉惇平鄴城皆有功進授上大將軍改封洛川縣公尋拜隆州刺史開皇元年進爵正平郡公加邑二千戶後為魏州刺史甚有惠政及去職吏民思之為立碑頌德轉冀州刺史煬帝嗣徵為民部尚書轉納言改授右光祿大夫從幸江都官以足疾不堪趨奏復授民部尚書加位左光祿大夫卒官時年七十謚曰

定初文思當龍襲父爵自以非嫡遂讓封於弟文紀當世多之
文紀字溫範少剛正有器局在周襲爵華山郡公邑二千七百戶
自右侍上士累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安州摠管長史將兵迎
陳降將李瑗於齊安與陳將周法尚軍遇擊走之以功進授開府
入爲虞部下大夫高祖爲丞相改封汾陰縣公從梁睿討王謙以
功進授上大將軍前後增邑三千戶拜資州刺史入爲宗正少卿
坐事除名後數載復其爵位拜熊州刺史改封上明郡公除宗正
卿兼給事黃門侍郎判禮部尚書事仁壽二年遷荊州摠管歲餘
卒官時年五十八諡曰恭

史臣曰楊素少而輕俠倣儻不羈兼文武之資包英奇之略志懷
遠大以功名自許高祖龍飛將清六合許以腹心之寄每當推轂
之重掃祆氛於牛斗江海無波摧驍騎於龍庭匈奴遠遁考其夷
凶靜亂功臣莫居其右覽其奇策高文足爲一時之傑然專以智
詐自立不由仁義之道阿諛時主高下其心營構離宮陷君於奢
侈謀廢冢嫡致國於傾危終使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究其禍敗之
源實乃素之由也幸而得死子爲亂階墳土未乾闔門殂戮丘隴
發掘宗族誅夷則知積惡餘殃信非徒語多行無禮必自及其斯
之謂歟約外示溫柔內懷狡竅爲虵畫足終傾國本俾無遺育
宜哉

特進臣魏徵上

牛弘

牛弘字里仁安定鵠人也本姓齊氏祖熾郡中正父允魏侍中工部尚書臨經公賜姓爲牛氏弘初在襁褓有相者見之謂其父曰此兒留貴善愛養之及長驕貌甚偉性寬裕好學博聞在周起家中外府記室內史上上俄轉納言上士專掌文翰其有美稱加威烈將軍負外散騎侍郎脩起居注其後龍襄封臨涇公宣政元年轉內史下大夫進位使持節大將軍儀同三司開皇初遷授散騎常侍秘書監弘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經籍所興由來尚矣文畫肇於庖羲文字生於蒼頡聖人所以弘宣教道博通古今揚於王庭肆於時夏故堯稱至聖猶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觀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武王問黃帝顛頊之道太公曰在丹書是知握符御曆有國有家者曷嘗不以詩書而爲教因禮樂而成功也昔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治國立身作範垂法及秦皇取富吞滅諸侯任用威力事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本旣先亡從而顛覆臣以圖讖言之經典盛衰信有徵數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改秦之弊敦尚儒術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屋壁山巖往往閒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內有延閣祕室之府至孝成之世亡逸尚多遺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爲盛及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於是鴻生鉅儒繼踵而集懷經負帙不遠斯至肅宗親臨講肆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祕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爲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獨西京大亂一時播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帝漢更集經典皆藏

在秘書內外三閣遣秘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美其未於
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秘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雖
古文舊簡猶云有缺新章後錄鳩集已多足得恢弘政道訓範當
世屬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
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因河據洛跨秦帶趙論其建國立家雖傳名
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
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僭偽之盛莫過二秦以此而論足可明矣故
知衣冠軌物圖書記注播遷之餘皆歸江左晉宋之際學藝爲多
齊梁之間經史彌盛宋秘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爲七志梁人阮
孝緒亦爲七錄摭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度江破滅梁室祕省
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
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故
江表圖書因斯盡萃於繹矣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
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下取筆

經籍關如周氏創基關石戎東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
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其本自殘闕猶多及東
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皆書五千而已今御
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目止
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編繫方圖譜之說彌復爲少臣以經書
自仲尼已後迄於當今年踰千載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世
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君臨區宇功無與二德冠往初自華夏分離
彝倫攸斁其間雖霸王遞起而世難未夷欲崇儒業時或未可今
土宇邁於三王民黎盛於兩漢有人有時正在今日方當大弘文
教納俗升平而天下圖書尚有遺逸非所以仰協聖情流訓無窮
者也臣史籍是司寢興懷懼昔陸賈奏漢祖云天下不可馬上治
之故知經邦立政在於典謨矣爲國之本莫此攸先今祕藏見書
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然士
民殷雜求訪難知縱有知者多懷悵惜必須勒之以天威引之以

微利若猥發明詔兼開賻賞則異典必臻觀閣斯積事追之風初
於前世不亦善乎伏願天監少垂照察上納之於是下詔獻書一
卷賚縑一疋二三年間篇籍稍備進爵奇章郡公邑千五百戶
三年拜禮部尚書奉勅修撰五禮勒成百卷行於當世弘請依古
制修立明堂上議曰竊謂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出教化崇
有德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祭義云祀于明堂教諸
侯孝也黃帝曰合宮堯曰五府舜曰總章布政興治由來尚矣周
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十七廣四脩一鄭玄注云脩十四步
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二則堂廣十七步半也房人重屋堂脩七尋
四阿重屋鄭云其脩七尋廣九尋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南北
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鄭云此三者或舉之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
互言之明其同制也馬融王肅于寶所注與鄭亦異今不具出漢
司徒馬官議云夏后氏世室堂顯於堂故命以室房人重屋屋顯
於堂故命以室周人明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世室堂
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為兩序間六夏后氏七十二尺若
據鄭玄之說則夏室大於周堂如依馬官之言則周堂大於夏室
後王轉文周大為是但官之所言未詳其義此皆去聖久遠禮文
殘缺先儒解說家異人殊鄭注王肅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
三制曰寢不踰廟明大小是同今依鄭玄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
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裕享之時周人旅酬六
尸并后稷為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主
及君北面行事於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寢論之便須朝宴
據燕禮諸侯宴則賓及卿大天脫屣升坐是知天子宴則三公九
卿並須升堂燕義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於二筵之間
豈得行禮若以明堂論之摠享之時五帝各於其室設青帝之位
須於太室之內少北西面太昊從食坐於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
尊者又於青帝之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管龔箕箒
尊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復須席工升歌出籥反占揖讓

升降亦以隘矣據茲而說近是不然案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鄭玄云是呂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鈔合為記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載束皙以為夏時之書劉瓛云不韋鳩集儒者尋于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為此記今案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即為秦典其內雜有虞夏殷周之法比曰聖王仁如之政也蔡邕且為章句又論之曰明堂者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內曰太室聖人南面而聽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數各有所依堂方一百四十四尺以之策也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曰堂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

書列傳十四

九六之道也八闔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宮以應日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宮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高三尺以應三統四向五色各象其行水闔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於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觀其摸範天地則象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參月令青陽總章之號不得而稱九月享帝之禮不得而用漢代二京所建與此說悉同建安之後海內大亂京邑焚燒憲章泯絕魏氏三方未平無聞興造晉則侍中裴頠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而廟宇之制理據未分且可直為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宋齊已還咸率茲禮此乃世乏通儒時無思術前王盛事於是不可行後魏代都所造出自李冲三三相重合合為九室屋不覆其房間通街穿數處多迂無可取及遷宅洛陽更加營構五鬼紛競遂至不成宗配之事於焉靡託今皇猷遐闡化覃海外方建

大禮垂之無窮弘等不以庸虛謬當議限今檢明堂必須五室者
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升白曰顯
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鄭立注曰五府與周之明堂同矣且三代
相訟多有損益至於五室確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立
五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朝自依其辰鄭司農云十二月分在青陽
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鄭立亦言每月於其時之堂而聽政焉禮
圖畫个皆在堂偏是以須為五室明堂必須上圓下方者何孝經
獲神契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窓四達布政之官禮記盛德篇曰
明堂四戶八牖上圓下方五經異義稱講學大夫溥于登亦云上
圓下方鄭立同之是以須為圓方明堂必須重屋者何案考工記
夏言九階四旁兩夾窓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
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後不言屋制亦盡同可知也其房
人重屋之下不無五室之文鄭注云五室者亦據夏以知之明周
不云重屋因殷則有灼然可見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月堂言

禮記明堂位

魯為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魯之太廟與周之明堂同也
廟重檐刮楹達嚮天子之廟飾鄭注復廟重屋也據廟既重屋
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曰太
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廟太室之上屋
也周書作洛篇曰乃立太廟宗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
重麻孔晁注曰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依黃圖所載漢之宗廟皆
為重屋此去古猶近遺法尚在是以須為重屋明堂必須為辟廡
者何禮記盛德篇云明堂者明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廡明堂陰
陽錄曰明堂之制周圍行水左旋以象天內有分室以象紫宮此
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馬宮王肅以為明堂辟廡太學同處蔡邕
盧植亦以為明堂靈臺辟廡太學同實異名邕云明堂者取其宗
祀之清貌則謂之清廟取其正室則曰大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
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圍如壁則曰壁廡其實一也其
實別者五經通義曰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辟廡以養老教

學二者不同表準鄭立亦以為別歷代所疑豈能輒定今據郊祀
志云欲治明堂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一殿
無壁其之以茅水圜宮垣天子從之以此而言其來則又漢中元
二年起明堂辟廱靈臺於洛陽並別處然明堂亦有辟水李尤明
堂銘云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須有辟廱夫帝王作事必師古昔今
造明堂須以禮經為本形制依於周法度數取於月令遺闕之處
參以餘書庶使該詳公革之理其五室九階上圓下方四阿重屋
四旁兩門依考工記孝經說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圓楯徑二百
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楹九丈八闔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
向五色依周書月令論殿垣方在內水周如外水內徑三百步依
太山盛德記觀禮經仰觀俯察皆有則象足以盡誠上帝祇配
祖宗弘風布教作範於後矣弘等學不稽古輒申所見可否之宜
伏聽裁擇上以時事草創未遑制作音寢不行六年除太常卿九
年詔改定准樂文作樂府歌詞撰定圓丘五帝說樂律義事

律一

上議云謹案禮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周禮黃鐘為宮
奏太簇歌應鐘皆是旋相為宮之義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孟春
月則太簇為宮姑洗為商蕤賓為角南呂為徵應鐘為羽大呂為
變宮夷則為變徵他月放此故先王之作律呂也所以辨天地四
方陰陽之聲楊子雲曰聲生於律律生於辰故律呂配五行通八
風歷十二辰行十二月循環轉運義無停止譬言如立春木主火相
立夏火主土相季夏餘分土王金相立秋金主水相立冬水主木
相還相為宮者謂當其王月名之為宮今若十一月不以黃鐘為
宮十三月不以太簇為宮便是春木不主夏土不相豈不陰陽失
度天地不通哉劉歆鍾律書云春宮秋律百卉必彫秋宮春律萬
物必榮夏宮冬律兩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以斯而論誠為
不易且律十二今直為黃鐘一均唯用七律以外五律音復何施
恐失聖人制作本意故須依禮作還相為宮之法上曰不須作旋
相為宮且作黃鐘一均也弘又論六十二律不可行謹案續漢書律

曆志元帝遣韋玄成問京房於繼府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冬至之聲以黃鍾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統一曰其餘以次運行宮曰者各自為宮而商徵以類從焉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准以定數准之狀如瑟長一丈而十三絃隱聞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畫分寸以為六十律清濁之節執始之類皆房自造房云受法於焦延壽未知延壽所承也至元和中年符詔候鍾形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准調音者故符詔嚴高員以准法教其二官願召宣補學官主調樂器太史丞引試宣十二律其二不中其一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真能為准施絃嘉慶三年見見多典

音列傳十四

律者六子舍人張光問准意光等不知歸閱舊書謂之律者開帝如房書猶不能定其絃緩急故史官能辨清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唯大椎常數及候氣而已據此而論京房之法漢世已不能行沈約宋志曰詳案古典及今一家六十一律無施於樂禮云十二管還相為宮不言六十封禪書云大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而悲破為二十五絃假令六十律為樂得成亦所不用取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之意也又議曰案周官云大司樂掌成均之法鄭衆注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三禮義宗稱周官奏黃鍾者用黃鍾為調歌大呂者用大呂為調奏者謂堂下四懸歌者謂堂上所歌但一祭之間皆用二調是知堦宮稱調其義一也明六律六呂迭相為宮各自為調今見行之樂用黃鍾之宮乃以林鍾為調與古典有違晉內書監荀勗依典記以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之法制十二笛黃鍾之笛正聲應黃鍾下徵應林鍾以沽洗為清角大呂之笛正聲應大呂下徵應夷則以外諸均例皆如是然今所用林鍾是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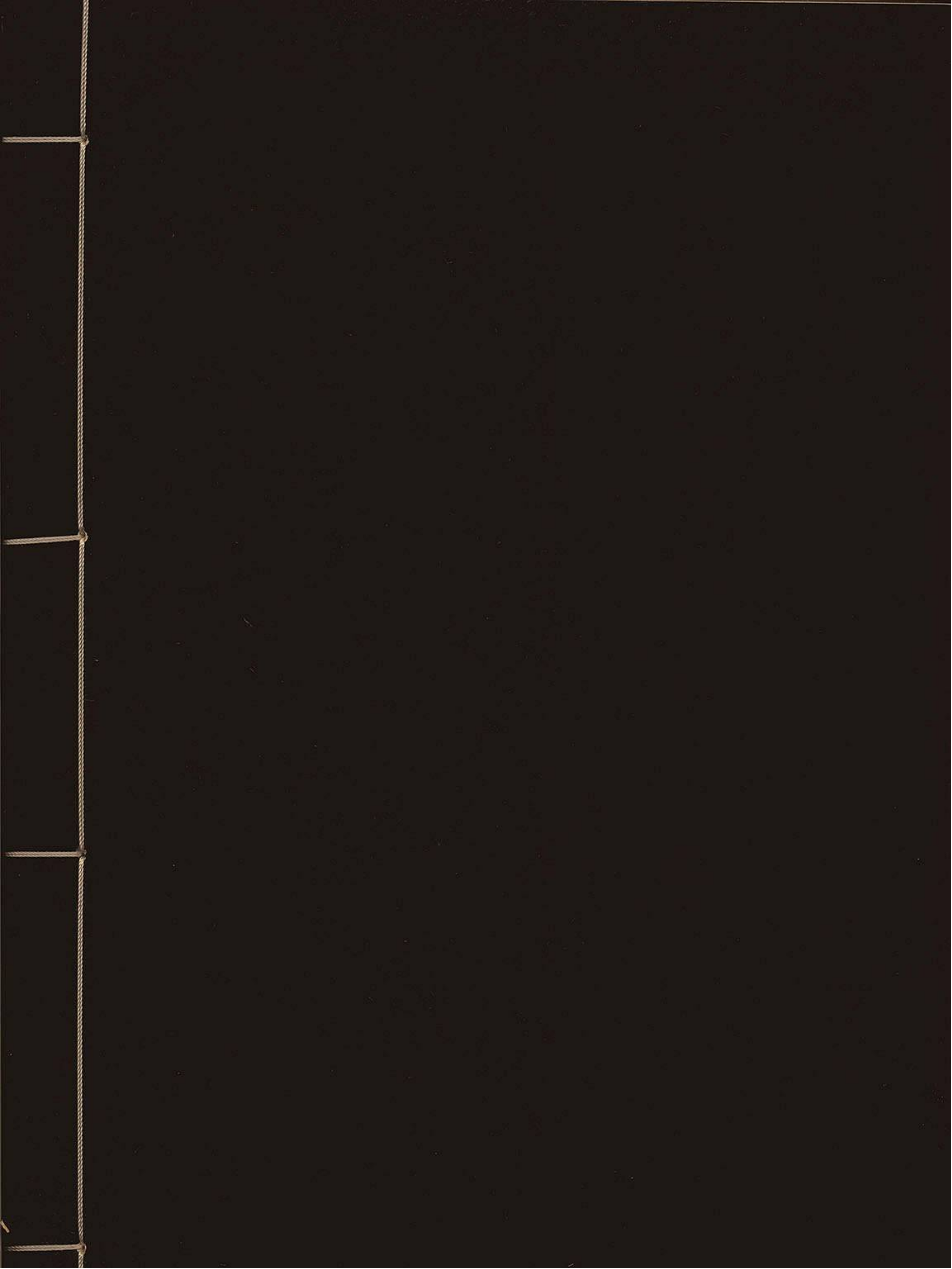
下徵之調不取其正先用其下於理未通故須改之上其善其議
詔弘與姚察許善心何妥虞世基等正定新樂事在音律志是後
議置明堂詔弘條上故事議其得失事在禮志上其敬重之時楊
素恃才矜貴輕侮朝臣唯見弘未嘗不改容自肅素將擊突厥
詔太常與弘言別弘送素至中門而止素謂弘曰大將出征故來
敘別何相送之近也弘遂揖而退素笑曰奇章公可謂其智可及
其愚不可及也亦不以屑懷尋授大將軍拜吏部尚書時高祖又
令弘與楊素蘇威薛道衡許善心虞世基崔子發等并召諸儒
論新禮降殺輕重弘所立議衆咸推服之仁壽二年獻皇后崩王
公已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弘曰公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
決在於公弘了不辭讓斯須之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實素歎曰衣
冠禮樂盡在此矣非吾所及也弘以三年之喪祥禫具有降殺者
服十一月而練者無所象法以聞於高祖高祖納焉下詔除舊練
之禮自弘始也弘在吏部其選舉先德行而後文下

致信緩所有進用並多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嘗言楊素與信
倫然英俊有餘迹似甄董時事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識其具推心
任委隋之選舉於斯為最時論稱服弘識度之遠煬帝之在東宮
也數有詩書遺弘弘亦有答及嗣位之後嘗賜弘詩曰晉豕山吏
部魏世盧尚書莫言先哲異奇才並佐余學行敦時俗道素乃沖
虛納言雲閣上禮儀皇運初彝倫欣有敘垂拱事端居真同被賜
詩者至於文詞贊揚無如弘美大業二年進位上大將軍三年改
為右光祿大夫從拜恒岳壇場珪幣燁時姓年並弘所定還下太
常煬帝嘗引入內帳對皇后賜以同席飲食其禮遇親重如此弘
謂其諸子曰吾受非常之遇荷恩深重汝等子孫宜以誠敬自立
以答恩遇之隆也六年從幸江都其年十一月卒於江都郡時年
六十六帝傷惜之贈贈甚厚歸葬安定贈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
夫文安侯謚曰憲弘榮寵當世而單服卑儉事上盡禮待下以仁
訥於言而敏於行上嘗令其宣勸弘至階下不能言退還拜謝云

並忘之上曰傳語小辯故非宰臣任也逾稱其質直大業之世委
遇彌隆性寬厚篤志於學雖職務繁雜書不釋手隋室舊臣始
終信任悔吝不及唯弘一人而已有弟曰彌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
弘駕車牛弘來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矣弘聞之無所怪
問直答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
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實和如此有文集十二卷行於世長
子方太亦有學業官至內史舍人次子方裕性凶險無人心從幸

江都與裴虔通等同謀弒逆事見司馬德戡傳

史臣曰牛弘篤好墳籍學優而仕有淡雅之風懷曠遠之度採百
王之損益成一代之典章漢之叔孫不能尚也網繆省闈三十餘
年夷險不渝始終無際雖開物成務非其所長然澁之不清解之
不濁可謂大雅君子矣子實不才宗基不構干紀犯義以墜家
風惜哉



教授上夫將軍甚有當時之譽馮翊郭均上高黑馮世基並明悟有
幹略相繼爲兵部尚書代八庫狄欽性弘厚有局度官至民部尚
書此四人俱顯名於當世然事行闕落史莫能詳
史記曰趙明習故事當世所推及居端右無聞殊績固知今之利器
各有分限大小異宜不可喻量長孫平諫赦誹謗之罪可謂仁人之
言高祖悅而從之其利亦已博矣元暉以明敏顯達率師以清白
成名楊尚希楊昇宗室之英譽望隆重蘇孝慈李雄張嬰內承所
授咸稱百幹並在開皇之初蓋當時之選也

列傳第十二

隋書四十七

特進臣魏徵上

韋世康

弟游藝冲
從父弟壽

柳機

子述機弟且肅從弟維高
從子譽之族兄昂

韋世康京兆社陵人也世為關右著姓祖旭魏南幽州刺史父負隱

居不仕魏周二代十徵不屈號為逍遙公世康幼而沈敏有器度年

十歲州辟主簿在魏弱冠為直寢封漢安縣公尚周文帝女襄樂

公主授儀同三司後仕周自典祠下大夫歷沔硤二州刺史從武

帝平齊授司州總管長史于時東夏初定百姓未安世康綏撫

之士民胥悅歲餘入為民部中大夫進位上開府轉司會中大夫

尉迥之作亂也高祖憂之謂世康曰汾絳舊是周齊分界因此亂

階恐生搖動今以委公善為吾守因授絳州刺史以雅望鎮之闔

境清肅世康性恬素好古不以得喪干懷在州嘗慨然有止足之

志與子弟書曰吾生因緒餘夙沾纒并驅馳不已四紀於茲登

衮命下岳志除二或心慎四知以不貪而為寶處脂膏下

特進臣魏徵上

韋世康

弟涉 藝 冲 從父弟壽

柳機

子涉 機弟且肅 從弟維亮 從子譽之 族兄昂

韋世康京兆社陵人也世為關右著姓祖旭魏南幽州刺史父復隱居不仕魏周二代十徵不屈號為逍遙公世康幼而沈敏有器度年十歲州辟主簿在魏弱冠為直寢封漢安縣公尚周文帝女襄樂公主授儀同三司後仕周自典祠下大夫歷沔硤二州刺史從武帝平齊授司州總管長史于時東夏初定百姓未安世康綏撫之士民胥悅歲餘入為民部中大夫進位上開府轉司會中大夫尉迴之作亂也高祖憂之謂世康曰汾絳舊是周齊分界因此亂階恐生搖動今以委公善為吾守因授絳州刺史以雅望鎮之闔境清肅世康性恬素好古不以得喪干懷在州嘗慨然有止足之志與子弟書曰吾生因緒餘夙志纒并驅馳不已四紀於茲矣發哀命丁... 岳志除... 心慎四知以不負而為寶也肅言

爾如斯之... 頗為時... 今毫雖未及壯年已謝霜早梧楸風... 柳眼闇更劇不見細書足疾彌增非可趨走祿豈須多防... 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况孀春秋已高濕清宜奉晨昏有闕罪在戎躬今世穆世文並從戎役吾與世冲復嬰遠任陟岵瞻望此情彌切相山之悲倍深常戀意欲上聞乞遵養禮未訪汝等故遣此及魚言遠慕感咽難勝諸弟報以事恐難遂於是乃止在任數年有息政奏課連最擢為禮部尚書世康實嗜欲不慕貴勢未嘗以位望矜物聞人之善若已有之亦不顯人過咎以求名譽尋進爵上庸郡公加邑至二千五百戶其年轉吏部尚書餘官如故四年丁母憂去職未暮起令視事世康固請乞終私制上不許世康之在吏部選用平允請託不行開皇七年將事江南議重方鎮拜襄州刺史坐事免未幾授安州總管尋遷為信州總管十三年入朝復拜吏部尚書前後十餘年間多所進拔朝廷稱為廉平嘗因休暇謂子弟曰吾聞功遂身退古人常道今年將耳順志在懸車汝輩以

爲云何子福嗣荅曰大人澡身浴德名立官成盈滿之誠先哲所
重欲追蹤二踈伏奉尊命後因侍宴世康再拜陳讓曰臣無尺寸
之功位亞台鉉今犬馬齒載不益明時恐先朝露無以塞責願乞
骸骨退避賢能上曰朕夙夜庶幾求賢若渴冀與公共治天下以
致太平今之所請深乖本望縱令筋力衰謝猶屈公卧治一隅於是
出拜荊州摠管時天下唯置四大摠管并楊益三州並親王臨統
唯荊州委於世康時論以爲羨世康爲政簡靜百姓愛悅合境無
訟十七年卒于州時年六十七上聞而痛惜之賜賻甚厚贈大將
軍諡曰文世康性孝友初以諸弟位並隆貴獨季弟世約官塗不
達共推父時田宅盡以與之世多其義長子福子官至司隸別駕
次子福嗣仕至內史舍人後以罪黜楊玄感之作亂也以兵逼東
都福嗣從衛玄感於城北軍敗爲玄感所擒今作文檄辭甚不遜
尋背玄感還東都帝銜之不已車裂於高陽少子福獎通書舍人
在東

玄感戰死

為云何子福嗣答曰大人澡身浴德名立官成盈滿之誠先哲所
重欲追蹤二踈伏奉尊命後因侍宴世康再拜陳讓曰臣無尺寸
之功位亞台鉉今犬馬齒載不益明時恐先朝露無以塞責願乞
骸骨退避賢能上曰朕夙夜庶幾求賢若渴冀與公共治天下以
致太平今之所請深乖本望縱令筋力衰謝猶屈公卧治一隅於是
出拜荊州摠管時天下唯置四大摠管并楊益三州並親王臨統
唯荊州委於世康時論以為美世康為政簡靜百姓愛悅合境無
訟十七年卒于州時年六十七上聞而痛惜之贈賻甚厚贈大將
軍諡曰文世康性孝友初以諸弟位並隆貴獨季弟世約官塗不
達共推父時田宅盡以與之世多其義長子福子官至司隸別駕
次子福嗣仕至內史舍人後以罪黜楊玄感之作亂也以兵逼東
都福嗣從衛玄戰於城北軍敗為玄感所擒今作文檄辭甚不遜
尋背玄感還東都帝銜之不已車裂於高陽少子福獎通書舍人
在東

玄感戰死

洗字也性剛毅有器幹少便弓馬仕周釋褐主寢上士數
伐累遷開府賜爵德國縣公邑千二百戶高祖為丞相從季父李
寬擊尉迥於相州以功拜柱國進封襄陽郡公邑二千戶時突厥
寇邊皇太子屯咸陽令洗統兵出原州道與虜相遇擊破之尋拜
江陵摠管未幾以母疾徵還俄拜安州摠管伐陳之役領行軍摠
管及陳平拜江州摠管率步騎二萬略定九江陳豫章太守徐瑤
據郡持兩端洗遣開府呂昂長史馮世基以兵相繼而進既至城
下瑤僞降其夜率所部二千人襲擊昂昂與世基合擊大破之擒
瑤於陣高梁女子洗氏率眾迎洗遂進圖嶺南上遣洗書曰公鴻
勳大業名高望重率將戎旅撫慰彼方風行電掃咸應稽服若使
干戈不用北庶獲安方副朕懷是公之力至廣州說陳渝州都督
王猛下之嶺表皆定上聞而大悅許以便宜從事洗所綏集二十
四州拜廣州摠管歲餘番禺夷王仲宣聚眾為亂以兵圍洗洗勒
兵拒之中流矢而卒贈上柱國賜綿絹萬段諡曰恭子協嗣協字

敏仁好學有雅量起家著作佐郎後轉祕書郎開皇中其父在廣
州有功上令協濟詔書勞問未至而父卒上以其父身死王事拜協
柱國後歷定息秦三州刺史皆有能名卒官

藝字世文少受業國子周武帝時數以軍功致位上儀同賜爵脩
武縣侯邑八百戶授左旅下大夫出爲魏郡太守及高祖爲丞相
尉迴陰圖不軌朝廷微知之遣藝季父孝寬馳往代迴孝寬將至
鄴因詐病止傳舍從迴求藥以察其變迴遣藝迎孝寬孝寬問
迴所爲藝當於迴不以實答孝寬怒將斬之藝懼乃言迴反狀孝
寬於是將藝西遁每至亭驛輒盡驅傳馬而去復謂驛司曰蜀公
將至且速具酒食迴尋遣騎追孝寬追入至驛輒逢盛饌又無馬
遂遲留不進孝寬與藝由是得免高祖以孝寬故弗問藝之罪加
授上開府即從孝寬擊迴及破尉惇平相州皆有功進位
上大將軍改封武成縣公邑千戶以脩武縣侯別封一子高祖受禪
進封魏公歲餘拜州刺史爲政清簡士庶懷惠在晉

敏仁好學有雅量起家著作佐郎後轉祕書郎開皇中其父在廣
州有功上令協濟詔書勞問未至而父卒上以其父身死王事拜協
柱國後歷定息秦三州刺史皆有能名卒官

藝字世文少受業國子周武帝時數以軍功致位上儀同賜爵脩
武縣侯邑八百戶授左旅下大夫出為魏郡太守及高祖為丞相
尉迴陰圖不軌朝廷微知之遣藝季父孝寬馳往代迴孝寬將至
鄴因詐病止傳舍從迴求藥以察其變迴遣藝迎孝寬孝寬問
迴所為藝置於迴不以實其孝寬怒將斬之藝懼乃言迴反狀孝
寬於是將藝西遁每至亭驛輒盡驅傳馬而去復謂驛司曰蜀公
將至且速具酒食迴尋遣騎追孝寬追人至驛輒逢盛饌又無馬
遂遲留不進孝寬與藝由是得免高祖以孝寬故弗問藝之罪加
授上開府即從孝寬擊遼及破尉惇平相州皆有力焉以功進位
上大將軍改封武威縣公邑千戶以脩武縣侯別封一子高祖受禪
進封魏公歲餘拜汾州刺史為政清簡士庶懷惠在晉書

年遷營州總管藝家私璫傳每夷狄參謁必整儀衛盛服以見
之獨坐滿一榻番人畏懼莫敢仰視而大治產業與止夷貿易家資
鉅萬頗為清論所譏開皇十五年卒官時年五十八謚曰懷

沖字世沖少以名家子在周釋褐衛公府禮曹參軍後從大將
軍元定度江伐陳為陳人所虜周武帝以幣贖而還之帝復令沖
以馬千匹使於陳以贖開府賀拔華等五十人及元定之柩而還
沖有辭辯奉使稱旨累遷少御伯下大夫加上儀同于時稽胡屢
為寇亂沖自請安集之因拜汾州刺史高祖踐阼徵為兼散騎常
侍進位開府賜爵安固縣侯歲餘發南汾州胡千餘人北築長城
在途皆亡上呼沖問計沖曰夷狄之性易為反覆皆由牧宰不稱
之所致也臣請以理綏靜可不以勞兵而定上然之因命沖綏懷叛
者月餘皆至並赴長城上下書勞勉之尋拜石州刺史甚得諸胡
歡心以母憂去職俄而起為南寧州總管持節撫慰復遣柱國王
長述以兵繼進沖上表固讓詔曰西南夷裔屢有生梗每相殘賊

朕甚愍之已命戎徒清撫邊服以開府器幹堪濟識略英遠軍旅
事重故以相任知在^期期^以疾日月未多金革奪情蓋有通式宜自抑
割即膺往百冲既至南寧渠帥襲重辰及西巖焚首領皆詣府參謁上
大悅下詔褒揚之其兄子伯仁隨冲在府掠人之妻士卒縱暴邊
人失望上聞而大怒令蜀王秀治其事益州長史元巖性方正案
冲無所寬貸冲竟坐免其弟太子洗馬世約諧巖於皇太子上謂
太子曰古人有沽酒酸而不售者為噬犬耳今何用世約乎適累
世約也世約遂除名後數載令冲檢校括州事時東陽賊帥陶子
定吳州賊帥羅慧方並聚眾為亂攻圍婺州永康烏程諸縣冲
率兵擊破之改封義豐縣侯檢校泉州事尋拜營州總管冲容貌
都雅寬厚得眾心懷撫^結契丹皆能致其死力突雷畏懼朝貢
相續高麗嘗入寇冲率兵擊走之仁壽中高祖為豫章王暕納冲
女為妃徵拜民部尚書未幾卒時年六十六少子挺最知名

壽字

仁

父孝寬周

柱國

封國

壽在周

以貴

公子

早有令譽

壽

壽

壽

壽

朕甚憇之已命戎徒清撫邊服以開府器幹堪濟識略英遠軍旅
事重故以相任知在期期及日月未多金革奪情蓋有通式宜自抑
割即膺往旨冲既至南寧渠帥襲震震及西襲首領皆詣府參謁上
大悅下詔褒揚之其兄子伯仁隨冲在府掠人之妻士卒縱暴邊
人失望上聞而大怒令蜀王秀治其事益州長史元巖性方正案
冲無所寬貸冲音坐免其弟太子洗馬世約諧巖於皇太子上謂
太子曰古人有沽酒酸而不售者為噬犬耳今何用世約乎適累
汝也世約遂除名後數載令冲檢校括州事時東陽賊帥陶子
定吳州賊帥羅慧方並聚眾為亂攻圍婺州永康烏程諸縣冲
率兵擊破之改封義豐縣侯檢校泉州事尋拜營州摠管冲容貌
都雅寬厚得眾心懷撫黠驕契丹皆能致其死力突雷畏懼朝貢
相續高麗嘗入寇冲率兵擊走之仁壽中高祖為豫章王暕納冲
女為妃徵拜民部尚書未幾卒時年六十六少子挺最知名

壽字仁壽父孝寬周上柱國鮮于壽在周以貴公子早有令譽

為右侍上士遷于牛備身趙王為雍州牧引為王簿尋遷少御伯
武帝親征高氏拜京兆尹委以後事以父軍功賜爵永安縣侯邑
八百戶高祖為丞相以其父平尉迥拜壽儀同三司進封滑國公
邑五千戶俄以父喪去職高祖受禪起令視事尋遷相毛二州刺
史頗有治名開皇十年以疾徵還卒于家時年四十二謚曰定仁壽
中高祖為晉王昭納其女為妃以其子保德嗣壽弟壽位至太常
少卿安邑縣伯津位至內史侍郎判民部尚書事世康從父弟操
字元節剛簡有風槩仕周致位上開府光州刺史高祖為丞相以
平尉迥功進位柱國封平桑郡公歷青荆二州摠管卒官謚曰靜
柳機字匡時河東解人也父慶魏尚書左僕射機偉儀容有器局
頗涉經史年十九周武帝時為魯公引為記室及帝嗣位自宣納
上士累遷少納言太子宮尹封平齊縣公從帝平齊拜開府轉司
宗中大夫宣帝時遷御正上大夫機見帝失德屢諫不聽恐禍及
已託於鄭譯陰求出外於是拜華州刺史及高祖作相徵還京師

時周代舊臣皆勸禪讓機獨義形於色無所陳請俄拜衛州刺史
及踐阼進爵建安郡公邑二千四百戶徵為納言機性寬簡有雅望
然當近侍無所損益又好飲酒不親細務在職數年復出為華州
刺史奉詔每月朝見尋轉冀州刺史後徵入朝以其子述尚蘭陵
公主禮遇益隆初機在周與族人文城公昂俱歷顯要及此機昂
並為外職楊素時為納言方用事因上賜宴素戲機曰二柳俱摧
孤楊獨聳坐者歡笑機音無言未幾還到前後作牧俱稱寬惠後
數年以疾徵還京師卒於家時年五十六贈大將軍青州刺史謚

曰簡子述嗣

述字業隆性明敏有幹略頗涉文藝少以父蔭為太子親衛後以
尚主之故拜開府儀同三司內史侍郎上於諸壻中特所寵擢歲
餘判兵部尚書事丁父艱去職未幾起攝給事黃門侍郎事兼
建安郡公仁壽中判吏部尚書事述雖職務修理為當時所稱然
不達大體暴於馭下又怙寵驕豪無所降屈楊素時稱貴侔朝

時周代舊臣皆勸禪讓機獨義形於色無所陳請俄拜衛州刺史
及踐阼進爵建安郡公邑二千四百戶徵為納言機性寬簡有雅望
然當近侍無所損益又好飲酒不親細務在職數年復出為華州
刺史奉詔每月朝見尋轉冀州刺史後徵入朝以其子述尚蘭陵
公主禮遇益隆初機在周與族人文城公昂俱歷顯要及此機昂
並為外職楊素時為納言方用事因上賜宴素戲機曰二柳俱摧
孤楊獨聳坐者歡笑機音無言未幾還以前後作牧俱稱寬惠後
數年以疾徵還京師卒於家時年五十六贈大將軍青州刺史謚
曰簡子述嗣

述字業隆性明敏有幹略頗涉文藝少以父蔭為太子親衛後以
尚主之故拜開府儀同三司內史侍郎上於諸壻中特所寵敬歲
餘判兵部尚書事丁父艱去職未幾起攝給事黃門侍郎事龔蔚
建安郡公仁壽中判吏部尚書事述雖職務修理為當時所稱然
不達大體暴於馭下又怙寵驕豪無所降屈楊素時稱貴倖朝

隋書卷一百一十五

元

臣莫不有懼述每陵侮之數於上前面折素短判事有不合素意
素或令述改之述輒謂將命者曰詔僕射道尚書不肯素由是銜
之而楊素亦被疎忌不知省務述任守踰重拜兵部尚書叅掌
機密述自以無功可紀過叨匪服抗表陳讓上許之令攝兵部尚
書事上於仁壽宮寢疾述與楊素黃門侍郎元巖等侍疾宮中時
皇太子無禮於陳貴人上知而大怒因令述召房陵王述與元巖出
外作勅書楊素聞之與皇太子協謀便矯詔執述巖二人持以屬
吏及煬帝嗣位述竟坐除名與公主離絕徙述于龍川郡公主請
與述同徙帝不聽事見列女傳述在龍川數年復徙寧越遇瘴癘
而死時年二十九

旦字匡德工騎射頗涉書籍起家周左侍上士累遷兵部下大夫
頃之益州總管王謙起逆拜為行軍長史從梁睿討平之以功授
儀同三司開皇元年加授開府封新城縣男遷授掌設驃騎歷羅
浙魯三州刺史並有能名大業初拜龍川太守民居山洞好相攻

擊且爲開設學校大變其風帝聞而善之下詔褒美四年徵爲太常少卿攝判黃門侍郎事卒官年六十一子燮官至河內掾

肅字臣仁少聰敏閑於占對起家周齊王文學武帝見而異之召拜宣納上士高祖作相引爲宿曹參軍開皇初授太子洗馬陳使謝泉來聘以才學見稱詔肅宴接時論稱其華辯轉太子內舍人遷太子僕太子廢坐除名爲民大業中帝與段達語及庶人罪惡之狀達云柳肅在宮大見踈斥帝問其故荅曰學士劉臻嘗進章仇太翼於宮中爲巫蠱事肅知而諫曰殿下帝之家子位當儲貳誠在不孝無患見疑劉臻書生鼓搖唇舌適足以相誑誤願殿下勿納之庶人不憚他日謂臻曰汝何故漏洩使柳肅知之令面折我自是後言皆不用帝曰肅橫除名非其罪也召守禮部侍郎轉工部侍郎大見親任每行幸遼東常委之於涿郡留守十一年卒時年六十二

雄亮字誠父檜仕周華陽太守遇黃巾不寶作亂攻陷華陽檜爲

擊且為開設學校大變其風帝聞而善之下詔褒美四年徵為太常少卿攝判黃門侍郎事卒官年六十一子燮官至河內掾

肅字匡仁少聰敏閑於占對起家周齊王文學武帝見而異之召拜宣納上士高祖作相引為宿曹參軍開皇初授太子洗馬陳使謝泉來聘以才學見稱詔肅宴接時論稱其華辯轉太子內舍人遷太子僕太子廢坐除名為民大業中帝與段達語及庶人罪惡之狀達云柳肅在宮大見踈斥帝問其故荅曰學士劉臻嘗進章仇太翼於宮中為巫蠱事肅知而諫曰殿下帝之家子位當儲貳誠在不孝無患見疑劉臻書生鼓搥唇舌適足以相誑誤願殿下勿納之庶人不憚他日謂臻曰汝何故漏洩使柳肅知之令面折我自是後言皆不用帝曰肅橫除名非其罪也召守禮部侍郎轉工部侍郎大見親任每行幸遼東常委之於涿郡留守十一年卒時年六十二

雄亮字誠父檜仕周華陽太守遇黃眾寶作亂攻陷華陽檜為賊所害為亮時年十四哀毀過禮陰有復讎之志武帝時眾寶率其所部歸於長安帝待之甚厚雄亮手斬眾寶於城中請罪闕下帝特原之尋治梁州摠管記室遷湖城令累遷內史中大夫賜爵汝陽縣子司馬消難作亂江北高祖令雄亮聘于陳以結鄰好及還會高祖受禪拜尚書考功侍郎尋遷給事黃門侍郎尚書省凡有奏事雄亮多所駁正深為公卿所憚俄以本官檢校太子左庶子進爵為伯秦主俊之鎮隴右也出為秦州摠管府司馬領山南道行臺左丞卒官時年五十一有子贊

寒之字公正父恭年周順州刺史寒之身長七尺五寸儀容甚偉風神爽亮進止可觀為童兒時周齊王憲嘗遇寒之於塗異而與語大奇之因奏入國子以明經擢第拜宗師中士尋轉守廟下士武帝嘗有事太廟寒之讀祝文音韻清雅觀者屬目帝善之擢為宣納上士及高祖作相引為田曹參軍仍諮典籤事開皇初拜通事舍人尋遷內史舍人歷兵部司勳雷侍郎朝廷以寒之有雅望嘗談

謹又飲酒至石不亂由是毒梁陳使至輒令塞之接對後遷光祿
少卿出入十餘年母參掌敷奏會吐谷渾來降朝廷以宗女光化
公主妻之以塞之兼散騎常侍送公主於西域俄而突厥啓民可
汗求結和親復令塞之送義成公主於突厥塞之前後奉使得二
國所贈馬千餘匹雜物稱是皆散之宗族家無餘財仁壽中出爲
肅州刺史尋轉息州刺史俱有惠政後二歲以母憂去職煬帝踐
阼復拜光祿少卿大業初啓民可汗自以內附遂畜牧於定襄馬
邑閒帝使塞之諭令出塞及還奏事稱言拜黃門侍郎時元德
太子初薨朝野注望皆以齊王當立帝方重王府之選大業三年
車駕還京師拜爲齊王長史帝法服臨軒備儀衛命齊王立於
西朝堂之別北面遣吏部尚書牛弘內史令楊約左衛大將軍宇
文述等從殿庭引塞之詣齊王所西面立牛弘宣勅謂齊王曰我
昔階緣恩寵啓封晉陽出藩之初時年十二先帝立我於西朝堂
乃今高順虞慶則元昊等從內選王子相於我于時誠我曰以汝幼

謹又飲酒至石不亂由是毒梁陳使至輒令蹇之接對後遷光祿少卿出入十餘年母參掌敷奏會吐谷渾來降朝廷以宗女光化公主妻之以蹇之兼散騎常侍送公主於西域俄而突厥啓民可汗求結和親復令蹇之送義成公主於突厥蹇之前後奉使得二國所贈馬千餘匹雜物稱是皆散之宗族家無餘財仁壽中出爲肅州刺史尋轉息州刺史俱有惠政後二歲以母憂去職煬帝踐阼復拜光祿少卿大業初啓民可汗自以內附遂畜牧於定襄馬邑間帝使蹇之諭令出塞及還奏事稱言拜黃門侍郎時元德太子初薨朝野注望皆以齊王當立帝方重王府之選大業三年車駕還京師拜爲齊王長史帝法服臨軒備儀衛命齊王立於西朝堂之別北面遣吏部尚書牛弘內史令楊約左衛大將軍宇文述等從殿庭引蹇之詣齊王所西面立牛弘宣勅謂齊王曰我昔階緣恩寵啓封晉陽出藩之初時年上先帝立我於西朝堂乃今高祖虞慶則元昊等從內廷送王子相於我于時誠我曰以汝幼

隋書列傳卷之二十一

抑未嘗與爭今令子相輔於政事無大小皆可委之無得昵近小人踈遠子相若從我言者有益於社稷成立汝名行如不用此言唯國及身敗無日矣吾受勅之後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微子相之力吾無今日矣若與蹇之從事一如子相也又勅蹇之曰今以卿作輔於齊善思匡救之理副朕所望若齊王德業脩備富貴自當鍾卿一門若有不善罪亦相及時齊王正擅寵左右放縱喬令則之徒深見昵狎蹇之雖知其罪失不能匡正及王得罪蹇之竟坐除名帝幸遼東召蹇之檢校燕郡事及帝班師至燕郡坐供頓不給配戍嶺南卒於淮口時年六十子威明昂字千里父敏有高名好禮篤學治家如官仕周歷職清顯開皇初爲太子太保昂有器識幹局過人周武帝時爲大內史賜爵文城郡公致位開府當塗用事百寮皆出其下宣帝嗣位稍被踈遠然不離本職及高祖爲丞相深自結納高祖大悅之以爲大宗伯昂受拜之日遂得偏風不能視事高祖受禪昂疾愈加上開府

拜潞州刺史昂見天下無事可以勸學行禮因上表曰臣聞帝王受命建學制禮故能移既往之風成惟新之俗自魏道將謝分割九區關右山東以爲戰國各逞權詐俱殉干戈賦役繁重刑政嚴急蓋救焚拯溺無暇從容非朝野之願以至於此晚世因循遂成希慕俗化澆弊流宕忘反自非天然上哲挺生於時則儒雅之道經禮之制衣冠民庶莫肯用心世事所以未清軌物由茲而壞伏惟陛下稟靈上帝受命昊天合三陽之期膺千祀之運往者周室頽毀區寓沸騰聖策風行神謨電發端坐廊廟蕩滌萬方俯順幽明君臨四海擇萬古之典無善不爲改百王之弊無惡不盡至若因情緣義爲其節文故以三百三千事高前代然下土黎獻尚未盡行臣謬蒙獎策從政藩部人庶軌儀實見多闕儒風以墜禮教猶微是知百姓之心未能頓變仰惟深思遠慮情念下民漸被以儉使至於道臣恐業淹事緩動延年世若行禮勸學道教相催必當靡然可風不遠而就家知禮節人識義方比屋可封輒謂非遠上覽

拜潞州刺史昂見天下無事可以勸學行禮因上表曰臣聞帝王受命建學制禮故能移既往之風成惟新之俗自魏道將謝分割九區關右山東以爲戰國各逞權詐俱殉干戈賦役繁重刑政嚴急蓋救焚拯溺無暇從容非朝野之願以至於此晚世因循遂成希慕俗化澆弊流宕忘反自非天然上哲挺生於時則儒雅之道經禮之制衣冠民庶莫肯用心世事所以未清軌物由茲而壞伏惟陛下稟靈上帝受命昊天合三陽之期膺千祀之運往者周室頽毀區寓沸騰聖策風行神謨電發端坐廊廟蕩滌萬方俯順幽明君臨四海擇萬古之典無善不爲改百王之弊無惡不盡至若因循緣義爲其節文故以三百三千事高前代然下土黎獻尚未盡行臣謬蒙獎策從政藩部人庶軌儀實見多闕儒風以墜禮教猶微是知百姓之心未能頓變仰惟深思遠慮情念下民漸被以儉使至於道臣恐業淹事緩動延年世若行禮勸學道教相催必當靡然可風不遠而就家知禮節人識義方比屋可封輒謂非遠上覽

而善之區下詔曰建國重道莫先於學尊主庇民莫善於禮自魏氏不競周齊抗衡分四海之民闢二邦之力遞爲強弱多歷年所務權詐而薄儒雅重干戈而輕俎豆民不見德唯爭是聞朝野以機巧爲師文吏用深刻爲法風澆俗弊化之然也雖復建立庠序兼啓黌塾業非時貴道亦不行其間服膺儒術蓋有之矣彼衆我寡未能移俗然其維持名教獎飾彝倫微相弘益賴斯而已王者承天休咎隨化有禮則祥瑞必降無禮則妖孽興起人稟五常性靈不一有禮則陰陽合德無禮則禽獸其心治國立身非禮不可朕受命於天財成萬物去華夷之亂求風化之宜戒奢崇儉率先百辟輕徭薄賦冀以寬弘而積習生常未能懲革閭閻士庶吉凶之禮動悉乖方不依制度執憲之職似塞耳而無聞莅民之官猶蔽目而不察宣揚朝化其若是乎古人之學且耕且養今者民丁非役之日農畝時候之餘若敦以學業勸以經禮自可家慕大道人希至德豈止知禮節識廉恥又慈子孝兄恭弟順者乎始自京師

及州郡宜祇朕意勸學行禮自是天下州縣皆置博士習禮焉
師在州甚有惠政數年卒官子調起家祕書郎尋轉侍御史左
僕射楊素嘗於朝堂見調因獨言曰柳條通體弱獨搖不須風調
效板正色曰調信無取者公不當以為侍御史調信有可取不應
發此言公當具瞻之秋樞機何可輕發素其奇之煬帝嗣位累遷
尚書左司郎時王綱不振朝士多賦貨唯調清素守常為時所美
然於幹用非其所長

史臣曰韋氏自居京兆代有人物世康昆季餘慶所鍾或入處禮闈
或出揔方岳朱輪接軫旗旆成陰在周暨隋勳庸並茂盛矣建安
風韻閑雅望重當時述恃寵驕人終致傾敗且屢有惠政肅母存
誠謙雄亮名節自立忠正見稱寰宇神情開爽頗為疎放文城歷
任二朝咸見推重獻書高祖遂興學校言能弘道其利博哉

及州郡宜祇朕意勸學行禮自是天下州縣皆置博士習禮焉
結在州甚有惠政數年卒官子調起家祕書郎尋轉侍御史左
僕射楊素嘗於朝堂見調因獨言曰柳條通體弱獨搖不須風調
效板正色曰調信無取者公不當以為侍御史調信有可取不應
發此言公當具瞻之秋樞機何可輕發素其奇之煬帝嗣位累遷
尚書左司郎時王綱不振朝士多贓貨唯調清素守常為時所美
然於幹用非其所長

史臣曰韋氏自居京兆代有人物世康昆季餘慶所鍾或入處禮闈
或出據方岳朱輪接軫旗旆成陰在周暨隋勳庸並茂盛矣建安
風韻閑雅望重當時述恃寵驕人終致傾敗且屢有惠政肅母存
誠謙雄亮名節自立忠正見稱寰宇神情開爽頗為疎放文城歷
任二朝咸見推重獻書高祖遂興學校言能弘道其利博哉

列傳第十三

隋書四十八

特進臣魏徵上

楊素 弟約 從父文思 文紀

楊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也祖暄魏輔國將軍諫議大夫父敷周
 汾州刺史沒於齊素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節世人多未之知唯
 從叔祖魏尚書僕射寬深異之每謂子孫曰處道當逸羣絕倫非
 常之器非汝曹所逮也後與安定牛弘同志好學研精不倦多所
 通涉善屬文工草隸頗留意於風角美鬚髯有英傑之表周大冢
 宰宇文護引為中外記室後轉禮曹加大都督武帝親拔萬機素
 以其父守節陷齊末蒙朝命上表申理帝不許至於再三帝大怒
 命左右斬之素乃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帝壯其言由
 是贈敷為大將軍諡曰忠壯拜素為車馬大將軍儀同三司漸見
 禮遇帝命素為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嘉之顧謂素曰善
 自勉之勿愛不富貴也素嘗曰臣但知富貴來遠臣臣無心圖

特進臣魏徵上

楊素 弟約 從父文思 文紀

楊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也祖暄魏輔國將軍諫議大夫父敷周汾州刺史沒於齊素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節世人多未之知唯從叔祖魏尚書僕射寬深異之每謂子孫曰處道當逸羣絕倫非常之器非汝曹所逮也後與安定牛弘同志好學研精不倦多所通涉善屬文工草隸頗留意於風角美鬚髯有英傑之表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為中外記室後轉禮曹加大都督武帝親授萬機素以其父守節陷齊未蒙朝命上表申理帝不許至於再三帝大怒命左右斬之素乃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帝壯其言由是贈敷為大將軍諡曰忠壯拜素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漸見禮遇帝命素為詔書下七筆以成詞義兼美帝嘉之顧謂素曰善自勉之乃一愛不富貴三不為三公素嘗曰臣但求富貴來遠臣臣無心圖富貴及平齊之役素請率父麾下先驅帝從之賜以竹策曰朕方欲大相驅策故用此物賜卿從齊王憲與齊人戰於河陰以功封清河縣子邑五百戶其年授司城大夫明年復從憲拔晉州憲屯兵雞棲原齊主以大軍至憲懼而宵遁為齊兵所躡眾多散素與驍將十餘人盡力苦戰憲僅而獲免其後每戰有功及齊平加上開府改封成安縣公邑千五百戶賜以粟帛奴婢雜畜從王軌破陳將吳明徹於呂梁治東楚州事封弟慎為義安侯陳將樊毅築城於泗口素擊走之夷毅所築宣帝即位襲父爵臨百縣公以弟約為安成公尋從韋孝寬徇淮南素別下盱眙鍾離及高祖為丞相素深自結納高祖甚器之以素為汴州刺史行至洛陽會尉迴作亂滎州刺史宇文曹據武牢以應迴素不得進高祖拜素大將軍發河內兵擊曹破之遷徐州總管進位柱國封清河郡公邑二千戶以弟岳為臨貞公高祖受禪加上柱國開皇四年拜御史大夫其妻鄭氏性悍素忿之曰我若作天子卿定不堪為皇后鄭

素之由是坐免。方圖江表，先是素數進取陳之計，未幾拜信州摠管，賜錢百緡，錦千段，馬二百匹，而遣之。素居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舩，舩等各有差，及大舉伐陳，以素爲行軍元帥，引舟師趣三峽。軍至流頭灘，陳將戚欣以青龍百餘艘屯兵數千人，守狼尾灘，以遏軍路。其地險峭，諸將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二舉若晝，日下船，彼則見我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乃以夜掩之。素親率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遣開府王長襲引步卒從南岸擊，決別柵，令大將軍劉仁恩率甲騎趣白沙北岸，是明而至，擊之，欣敗走，悉虜其衆，勞而遣之。秋，毫不犯陳人。大悅。素率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曜曰：「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陳南康內史呂仲肅屯岐亭，止據江峽於北岸，鑿巖，綴鐵鎖三條，橫截上流，以爲戰艦。素與仁恩登陸，俱發先攻其柵，仲肅軍夜潰。

以素之由是坐免。方圖江表，先是素數進取陳之計，未幾拜信州摠管，賜錢百萬，錦千段，馬二百匹，而遣之。素居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舩，舩等各有差，及大舉伐陳，以素為行軍元帥，引舟師趣三峽，軍至流頭灘，陳將戚欣以青龍百餘艘屯兵數千人，守狼尾灘，以遏軍路。其地險峭，諸將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二舉若書日下，船彼則見我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乃以夜掩之。素親率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遣開府王長襲引步卒從南岸擊，決別柵，令大將軍劉仁恩率甲騎趣白沙，北岸遂明而至，擊之，欣敗走，悉虜其眾，勞而遣之，秋毫不犯。陳人大悅。素率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曜曰：「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陳南康內史呂仲肅屯岐亭，正據江峽，於北岸鑿巖，縱鐵鎖三條，橫截上流，以當戰艦。素遣仁恩登陸，俱發先攻其柵，仲肅軍夜潰。

素徐子鎖，仲肅復據荆門之延洲，素遣巴登卒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拍檣碎賊十餘艦，遂大破之，俘甲士二千餘人。仲肅僅以身免。陳主遣其信州刺史顧覺鎮安蜀城，荊州刺史陳紀鎮公安，皆懼而退走。巴陵以東無敢守者。湘州刺史岳陽王陳叔慎遣使請降，素下至漢口，與秦孝王會，及還拜荊州摠管，進爵郢國公，邑三千戶，具食長壽縣千戶，以其子玄感為儀同，玄獎為清河郡公，賜物萬段，粟萬石，加以金寶，又賜陳主妹及女妓十四人。素言於上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逆人王誼前封於郢，臣不願與之同。」於是改封越國公，尋拜納言，歲餘轉內史。令俄而江南人李稜等聚眾為亂，大者數萬，小者數千，共相影響，殺害長吏，以素為行軍摠管，帥眾討之。賊朱莫問自稱南徐州刺史，以盛兵據京口。素率舟師入自揚子津，進擊破之。晉陵顧世興自稱太守，與其都督鮑遷等復來拒戰，素逆擊破之，執遷虜三千餘人，進擊無錫，賊帥葉略又平之。吳郡沈玄愴、沈傑等以兵圍蘇州刺史皇甫績，頻戰不利，素

率眾援之立擒勞迫走投南沙賊帥陸子孟孫素擊于孟孫於松江
大破之生擒孟孫立擒勦歛賊帥沈雪沈能據柵自固又攻拔之
浙江賊帥高智慧自號東揚州刺史船艦千艘屯據要害兵甚勁
素擊之自旦至申苦戰而破智慧逃入海素躡之從餘姚泛海趣
永嘉智慧來拒戰素擊走之擒獲數千人賊帥汪文進自稱天子
據東陽署其徒焚道人為司空守樂安進討悉平之又破永嘉賊
帥沈孝徹於是步道向天台指臨海郡逐捕遺逸前後百餘戰智
慧遁守閩越上以素久勞於外詔令馳傳入朝加子立感官為上
開府賜綵物三千段素以餘賊未殄恐為後患又自請行乃下詔
曰朕憂勞百姓日旰忘食一物失所情深納隍江外在彼其情狀
逆雖經殄除民未安堵猶有賊首凶魁逃亡山僻恐其聚結重擾
蒼生內史今上柱國越國公素識達古今經謀長遠比曾推轂舊
著威名宜任以大兵摠為元帥宣布朝風振揚威武擒剪賊亡慰
勞勦無軍民事務一以委之素復乘傳至會稽先是泉州人王

率眾援之立擒勢迫走投南沙賊帥陸子孫素擊于孫於松江
大破之生擒孟孫立擒歙賊帥沈雪沈能據柵自固又攻拔之
浙江賊帥高智慧自號東揚州刺史船艦千艘屯據要害兵甚勁
素擊之自旦至申苦戰而破智慧逃入海素躡之從餘姚泛海趣
永嘉智慧來拒戰素擊走之擒獲數千人賊帥汪文進自稱天子
據東陽署其徒數道人為司空守樂安進討悉平之又破永嘉賊
帥沈孝徹於是步道向天台指臨海郡逐捕遺寇前後百餘戰智
慧遁守閩越上以素久勞於外詔令馳傳入朝加子立感官為上
開府賜綵物三千段素以餘賊未殄恐為後患又自請行乃下詔
曰朕憂勞百姓日旰忘食一物失所情深納隍江外在彼莫得安
逆雖經殄除民未安堵猶有賊首凶魁逃亡山阿恐其聚結重擾
蒼生內史今上柱國越國公素識達古今經謀長遠比曾推轂奮
著威名宜任以大兵授為元帥宣布朝風振揚威武擒斬賊寇
勞勩不怠軍民事務一以委之素復乘傳至會稽先是泉州人王

慶南安高族也殺刺史劉弘據州為亂諸亡賊皆歸之自以海路
艱阻非北人所習不設備伍素汎海掩至國慶遠遶泉州而走賊
黨散入海島或守溪洞素分遣諸將水陸追捕乃密令人謂國慶
曰爾之罪狀計不容誅唯宥斬送智慧可以塞責國慶於是執送
智慧斬於京州自餘支黨悉來降附江南大定上遣左領軍將軍
獨孤陀至陵儀迎勞比到京師問者日至拜素子立將為儀同賜
黃金四十斤加銀瓶實以金錢縑三千段馬二百匹羊二千口公田
百頃宅一區代蘇威為尚書右僕射與高頴專掌朝政素性疎而
辯高下在心朝臣之內頗推高頴芻牛弘厚接薛道衡視蘇威蔑
如也自餘朝貴多被陵轢其才藝風調優於高頴至於推誠體國
處物平當有宰相識度不如頴遠矣尋令素監營仁壽宮素遂夷
山堙谷督役嚴急作者多死宮側時間鬼哭之聲及宮成上令高
頴前視奏稱頴傷綺麗大損人丁高祖不悅素憂懼計無所出即
於北門啓獨孤皇后曰帝王法有離宮別館今天下太平造此一

官何足損費后以此理喻上上意乃解於是賜錢百萬錦綉三千
段十八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為靈州道行軍總管出塞討
之賜物二千段黃金百斤先是諸將與虜戰亦慮胡騎奔突皆以
戎車步騎相參舉鹿角為方陣騎在其內素謂人曰此乃自固之
道非取勝之方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為騎陣達頭聞之大喜
曰此天賜我也因下馬仰天而拜率精騎十餘萬而至素奮雷擊大
破之達頭被重創而遁殺傷不可勝計羣虜號哭而去優詔褒揚
賜縑二萬匹及萬釘寶帶加子立感位大將軍立獎立縱積善並
上儀同素多權略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有犯軍
令者立斬之無所寬貸每將臨寇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
人少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陣先令二三百人赴
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陣而還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三百
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焉名
將素時言倅言無不從其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錄至於他將雖有

官何足損費后以此理喻上上意乃解於是賜錢百萬錦綉三千
段十八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為靈州道行軍總管出塞討
之賜物二千段黃金百斤先是諸將與虜戰而虜胡騎奔突皆以
戎車步騎相參虜鹿角為方陣騎在其內素謂人曰此乃自固之
道非取勝之方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為騎陣達頭聞之大喜
曰此天賜我也因下馬仰天而拜率精騎十餘萬而至素奮擊大
破之達頭被重創而遁殺傷不可勝計羣虜號哭而去優詔褒揚
賜縑二萬匹及萬釘寶帶加子立感位大將軍立獎立縱積善並
上儀同素多權略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取戎嚴整有犯軍
令者立斬之無所寬貸每將臨寇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
人少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陣先令二三百人赴
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陣而還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三百
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焉名
將素時言倖言無不從其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錄至於他將雖有

大功多為文吏所護却故素雖嚴忍士亦以此願從焉二十年
晉王諱為靈朔道行軍元帥素為長史王卑躬以交素及為太子
素之謀也仁壽初代高祖為尚書左僕射賜良馬十匹壯馬二百
匹奴婢百口其年以素為行軍元帥出塞而擊突厥連破之突
厥退走率騎追躡至夜而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於
是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不之覺也候其頓舍未定
趣後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虜庭以功進子
立感位為柱國立縱為淮南郡公賞物二萬段及獻皇后崩山陵
制度多出於素上善之下詔曰君為元首臣則股肱共治萬姓義
同一體上柱國尚書左僕射仁壽宮大監越國公素志度恢弘機
鑒明遠懷佐時之略包經國之才王業初基霸圖肇建策名委膺
受朕出師擒剪凶魁克平號鄭頻承廟筭揚於江表每稟戎律長
驅塞陰南指而吳越肅清北臨而獯獫摧服自居端揆參贊機衡
當朝正色直言無隱論文則詞藻縱橫語武則權奇間出既文且

武唯朕所命任使之處夙夜無怠獻皇后奄離六宮遠日云及坐
北安厝委素經營然非專依禮唯卜泉石至如吉凶不由於此素
義存奉上情深體國欲使幽明俱泰寶祚無窮以為陰陽之書聖
人所作禍福之理特須審慎乃徧歷川原親自占擇繼介不善即
更意求志圖元吉孜孜不已心力備盡人靈協贊遂得神皇福壤
營建山陵論素此心事極誠老且與夫平戎定寇其功業非唯
廊廟之器實是社稷之臣若不加褒賞何以申茲勸勵可別封一
子為康郡公邑萬戶子孫承襲不絕餘如故并賜田三十頃
第置殿米萬石金鉢一寶以金銀鉢一寶以珠并綾錦五百段時
素貴寵日隆其弟約從父文思弟文紀及族父昇並尚書列卿諸
子無片馬之勢位至柱國刺史家僮數千後庭妓其曳綺羅者以
千數第宅華侈制器皆異有鮑魚者善屬文殷曹者工草書並
在南方人因高智慧沒為家奴親戚故吏布列清顯素之貴盛近
古未明易帝初為太子已蜀王秀與素謀之構成其罪後言廢黜

武唯朕所命任使之處夙夜無怠獻皇后奄離六宮遠日云及坐
北安厝委素經營然非事依禮唯卜泉石至如吉凶不由於此素
義存奉上情深體國欲使此明俱泰寶祚無窮以為陰陽之書聖
人所作禍福之理特須審慎乃徧歷川原親自占擇繼介不善即
更求志圖元吉孜孜不已心力備盡人靈協贊遂得神皇禮壤
營建山陵論素此心事極誠孝豈與夫平戎定寇比其功業非唯
廊廟之賢實是社稷之臣若不如表賞何以申茲勸勵可別封一
子素與康郡公邑萬戶子孫承襲不絕餘如故并賜田三十頃
第素與米萬石金鈔一貫以金銀鈔一貫以珠并綾錦五百段時
素貴寵日隆其弟為從父文思弟文紀及族父昇並尚書列卿諸
子無不馬之勢位至柱國刺史家僮數千後庭妓在曳綺羅者以
千數第宅華侈制器皆金有龜身者善屬文房曹者工草書並
在兩士人因高智意沒為家奴親戚故吏布列清顯素之貴盛近
古未明易帝初為太子素與王秀真素謀之構成其罪後晉廢縣

朝臣有違忤者素三三或隨國如賀若弼史萬歲李綱柳爽等素皆
陰中之苦有附會及說風聲無不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
附唯兵部尚書蘇味道以帝婿之重數於上前面折素大理卿東毗
此表言素作威作福上庸踈忌之後因出勅曰僕射國之宰輔不
可躬親細務但三三日一度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也
賜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上賜王公已下射素筮前為第一上手
以本國所獻金精整價直錢萬以賜之四年從幸仁壽宮宴賜重
賜及上不豫素與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等入閣侍疾時
皇太子入居大寶殿慮上有一不諱須預防擬乃手自為書封出問
素素條錄事狀以報太子宮人誤送上所上臨覽而大恚所寵陳貴
人又言太子無禮上遂發怒欲召庶人勇太子謀之於素素矯詔
遣東宮兵上帖上臺宿衛閉禁出入並取宇文述郭行節度又令
張衡侍疾上以此日崩由是頗有異論會漢王諒反遣茹茹天保
來據蒲州燒斷河橋又遣王暕子暉數萬人并力拒守素將輕騎

五千襲之陷於滑口宵濟遲明擊之大保敗走聃子懼而以城降
有詔徵還初素將行也計日破賊皆如所量帝於是以太素為并州
道行軍總管且河北道安撫大使率眾數萬討諒時晉絳呂三州並
為諒城守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諒遣趙子開擁眾十餘萬策
絕徑路屯據高壁布陣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
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之殺傷數萬諒所畧介州
刺史梁脩羅屯介休聞素至懼棄城而走進至清源去并州三十
里諒遣其將王世宗趙子開蕭肅摩訶等眾且十萬來拒戰又擊
破之擒蕭肅等諒諒退保并州素進兵圍之諒窮蹙而降餘黨悉平
帝遣使第脩武公約屬手詔勞素曰我有隋之御天下也于今二
十有四年雖復外夷侵叛而內難不作修文偃武四海晏然朕以
不天銜恤在茲號天叩地無所逮及朕本以藩王親膺傳兩復以
庸庸虛虛承宗廟業然天下有先皇之天下也所以戰戰兢兢弗敢失
隊况復甲兵之重生民之上哉賊諒首載禍心自幼而長羊質獸皮

五千龍之營於滑口宵濟遲明擊之大保敗走聃子懼而以城降
有詔徵還初素將行也計日破賊皆如所量帝於是素為并州
道行軍總管河上道安撫大使率眾數萬討諒時晉絳呂三州並
為諒城守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諒遣趙子開擁眾十餘萬策
絕徑路屯據高壁布陣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
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之殺傷數萬諒所畧介州
刺史梁脩羅屯介休聞素至懼棄城而走進至清源去并州三十
里諒遣其將王世宗趙子開請摩訶等眾且十萬來拒戰又擊
破之擒諒驍騎訶諒退保并州素進兵圍之諒窮蹙而降餘黨悉平
帝遣素弟脩武公納屬手詔勞素曰我有隋之御天下也于今二
十有四年雖復外夷侵叛而內難不作修文偃武四海晏然朕以
不天銜恤在疚號天叩地無所逮及朕本以藩王親膺儲兩復以
庸庸之材承天授命天下之有先皇之天下也所以戰戰兢兢弗敢失
隊况復甲命之重生民之命朕誠恐有載禍心自幼而長羊質獸皮

假託名譽不存國體先驅朕逆違君父之命成莫大之罪誅惡良
甚委在銜回得兵內無毒流百姓私心者置擅相謀戮小加大少
凌長民怨神怒眾叛親離為惡不同同歸於亂朕寡兄弟猶未忍
及三三三故開關門而待寇賊于戈而不發朕聞之天生蒸民為之
置君仰惟先言每以子民為念朕豈得枕戈苦慮顯而不救也大
義滅親春秋高義周且以誅二叔漢啓乃戮七藩義在茲乎事不
獲已是以授公戎律問罪太原且逆子賊臣何代不有豈意今者
近出家國所歎荼毒甫爾便及此事由朕不能和兄弟不能安看
生德澤未弘兵戈先動賊亂者止一人塗炭者乃眾庶非唯寅畏
天威亦乃孤負付屬薄德厚恥愧乎天下公乃先朝功臣勳庸克
茂至如皇基草創百物惟始便匹馬歸朝誠識義至汴部鄭州
風卷秋箨荆南塞北若火燎原早建殊勳氣著誠節及獻替朝
端具瞻惟允爰弼朕躬以濟時難昔周勃霍光何以加也賊乃竊
據蒲州關梁斷絕公以少擊眾指期平殄高壁據險抗拒官軍公

以深謀出其不意霧廓雲除水消瓦解長驅北邁且趣巢窟晉陽
之南蟻徒數萬諒不量力猶欲舉斧公以稜威外討發憤於內忘
身殉義親當天石兵刃暫交魚潰鳥散僵屍蔽野積甲若山諒遂
守窮城以拒鈇鉞公董率驍勇四面攻圍使其欲戰不敢求走無
路智力俱盡面縛軍門斬將搃旗伐叛柔服元惡既除東夏清晏
嘉庸茂績於是乎在昔武安平趙淮陰定齊豈若公遠而不勞速
而克捷者也朕殷憂諒闇不得親御六軍未能問道於上庠遂使
劬勞於行陣言念於此無忘寢食公乃建累世之元勳執一心之
確志古人有言曰疾風知勁草世亂有誠臣公得之矣方乃銘之
常鼎豈止書動竹帛哉功績克諧嘖歎無已稍冷公如宜軍旅務
躬殊當勞慮故遣公弟指官往懷遠塞不次素上表陳謝曰臣自
惟虛薄志不及遠州郡之職取憚劬勞卿相之榮無啗覲望然時
逢昌運王業惟始雖消流赴海誠心屢竭輕塵集嶽功力蓋微徒
以南易里間豐沛子為高位重爵榮顯一時遂復入處朝端出擁

以深謀出其不意霧廓雲除水消瓦解長驅北邁且趣巢窟晉陽
之南蟻徒數萬諒不量力猶欲舉斧公以稜威外討發憤於內忘
身殉義親當天石兵刃斲交魚潰鳥散僵屍蔽野積甲若山諒遂
守窮城以拒鈇鉞公董率驍勇四面攻圍使其欲戰不敢求走無
路智力俱盡面縛軍門斬將搴旗伐叛柔服元惡既除東夏清晏
嘉庸茂績於是乎在昔武安平趙淮陰定齊豈若公遠而不勞速
而克捷者也朕殷憂諒闇不得親御六軍未能問道於上庠遂使
劬勞於行陣言念於此無忘寢食公乃建累世之元勳執一心之
確志古人有言曰疾風知勁草世亂有誠臣公得之矣方乃銘之
常鼎豈止書勳於帛哉功績克諧嘆歎無已稍冷公如宜軍旅務
勝殊當勞慮故遣公弟指官往優述塞不次素上表陳謝曰臣自
惟虛薄志不及遠州郡之職取憚劬勞卿相之榮無階覲望然時
逢昌運王業惟始雖涓流赴海誠心屢竭輕塵集嶽功力蓋微徒
以南陽里閭豐沛子第高位重爵榮顯一時遂復入處朝端出披

戎律受文武之任預准履之謀豈臣才能實由恩澤欲報之德美
極昊天伏惟陛下照重離之明養遠天之靈牧臣於踈遠照臣以
光暉南服降枉道之書春官奉肅成之言然草木無識尚榮枯候
時況臣有心實自効無路晝夜迴徨寢食慙惕常懼朝露奄至虛
負聖慈賊諒包藏禍心有自來矣因幸國哀使肆凶逆興兵晉代
搖蕩山東陛下拔臣於凡涖授臣以戎律蒙心膂之寄稟平亂之
規蕭王赤心人皆為死漢皇大度天下爭歸妖寇廓清豈臣之力
由蒙使臣弟約齎詔書問勞高句峻筆有若天臨洪恩大澤便同
海運悲欣慙懼五情振越雖百殞微軀無以一報其月還京師因
從駕幸洛陽以素領營東京大監以平諒之功拜其子萬石仁行
姪玄挺皆儀同三司賚物五萬段綺羅千匹諒之妓妾二十人大
業元年遷尚書今賜東京甲第一區物二千段尋拜太子太師餘
官如故前後賞錫不可勝計明年拜司徒改封楚公具食二千五
百戶其年卒官謚曰景武贈光祿大夫太尉公以農辰河東絳郡臨

文城河內汲郡長平上黨西河十郡太守給輜車班劍四十人前
後部羽葆鼓吹粟麥五千石物五千段鴻臚監護喪事帝又下詔
曰夫銘功彝器紀德豐碑所以垂名迹於不朽樹風聲於沒世故
楚景武公素茂績元勳劬勞王室竭盡誠節叶替朕躬故以道邁
三傑功參十亂未臻遐壽遽戢清徽春秋遞代方綿歲祀式播彫
簞家用圖勳德可立碑宰隧以彰盛美素嘗以五言詩七百字贈
州刺史薛道衡詞氣宏拔風韻秀上亦為一時盛作未幾而卒道
衡歎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且若是乎有集十卷素雖有建立之
策及平楊諒功然特為帝所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太史言隋
分野有大喪因改封於楚楚與隋同分欲以厭當之素寢疾之曰
帝每令名醫醫詎候賜以上藥然密問醫人恒恐不死素又自知名
位已極不肯服藥亦不將慎母語弟約曰我豈須更活邪素負冒
財貨營求產業東西二京居宅侈麗朝毀夕復營繕無已爰及諸
方都會處邸店水碓并利田宅以千百數時議以此鄙之子女咸

文城河內汲郡長平上黨西河十郡太守給輜車班劍四人前後部羽葆鼓吹粟麥五千石物五千段鴻臚監護喪事帝又下詔曰夫銘功彝器紀德豐碑所以垂名迹於不朽樹風聲於沒世故楚景武公素茂績元勳劬勞王室竭盡誠節叶替朕躬故以道邁三傑功參十亂未臻遐壽遽戢清徽春秋遞代方綿歲祀式播彤管家用圖勳德可立碑宰隸以彰盛美素嘗以五言詩七百字贈齊州刺史薛道衡詞氣宏拔風韻秀上亦為一時盛作未幾而卒道衡歎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且若是乎有集十卷素雖有建立之策及平楊諒功然特為帝所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太史言隋分野有大喪因改封於楚楚與隋同分欲以厭當之素寢疾之曰帝每令名醫西詠候賜以上藥然密問醫人恒恐不死素又自知名位已極不肯服藥亦不將慎每語弟約曰我豈須更活邪素負冒財貨營求產業東西二京居宅侈麗朝毀夕復營繕無已爰及諸方都會邸店水碓并利田宅以千百數時議以此鄙之子玄感

嗣別有傳諸子皆坐玄感誅死

約字惠伯素異母弟也在童兒時嘗登樹墮地為查所傷由是竟為宦者性如沉靜內多譎詐好學強記素友愛之凡有所為必先籌計於約而後行之在周末以素軍功賜爵安成縣公拜上儀同三司高祖受禪授長秋卿久之為邵州刺史入為宗正少卿轉大理少卿時皇太子無寵而晉王諱規欲奪宗以素幸於上而雅信約於是用張衡計遣宇文述大以金寶賂遺於約因通王意說之曰夫守正履道固人臣之常致反經合義亦達者之今圖自古賢人君子莫不與時消息以避禍患公之兄弟功名蓋世當塗用事有年歲矣朝臣為足下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后以所欲不行每切齒於執政公雖自結於人主而欲危公者固亦多矣主上一旦棄君臣公亦何以取庇今皇太子失愛於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必鎮銘於骨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太山之安也約然之

因以白素素本凶險聞之大喜乃撫掌而對曰吾足之智思殊不以此賴汝起予約知其計行復謂素曰今皇后之言上無不用宜因機會早自結託則匪唯長保榮祿傳祚子孫又晉王傾身禮士聲名曰盛躬履節儉有主上之風以約料之必能安天下兄若遲疑一旦有變令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矣素遂行其策太子果廢及晉王入東宮引約為左庶子改封脩武縣公進位大將軍及素被高祖所踈出約為伊州刺史入朝仁壽宮遇高祖崩遣約入京易留守者縊殺庶人勇然後陳兵集眾發高祖凶問煬帝聞之曰今兄之弟果堪大任即位數日拜內史令約有學術兼達時務帝甚任之後數載加位右光祿大夫後帝在東都令約詎京師享廟行至華陰見其兄墓遂枉道拜哭為憲司所劾坐是免官未幾拜浙陽太守其兄子玄感時為禮部尚書與約恩義甚篤既愴分離形於顏色帝謂之曰公比憂瘁得非為叔邪玄感再拜流涕曰誠如聖言帝亦思約廢立功由是徵入朝未幾卒以素子玄挺後之

因以白素素本凶險聞之大喜乃撫掌而對曰吾之智思殊不以此賴汝起予約知其計行復謂素曰今皇后之言上無不用且因機會早自結託則匪唯長保榮祿傳祚子孫又晉王傾身禮士聲名曰盛躬履節儉有主上之風以約料之必能安天下兄若遲疑一旦有變令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矣素遂行其策太子果廢及晉王入東宮引約為左庶子改封脩武縣公進位大將軍及素被高祖所踈出約為伊州刺史入朝仁壽宮遇高祖崩遣約入京易留守者縊殺庶人勇然後陳兵集衆發高祖凶問煬帝聞之曰今兄之弟果堪大任即位數日拜內史令約有學術兼達時務帝甚任之後數載加位右光祿大夫後帝在東都令約詣京師享廟行至華陰見其兄墓遂枉道拜哭為憲司所劾坐是免官未幾拜浙陽太守其兄子玄感時為禮部尚書與約恩義甚篤既愴分離形於顏色帝謂之曰公比憂瘁得非為叔邪玄感再拜流涕曰誠如聖言帝亦思約廢立功由是徵入朝未幾卒以素子玄挺後之

文思字溫才素從叔也父寬魏左僕射周小冢宰文思在周年十一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尋以父功封新豐縣子邑五百戶天和初治武都太守十姓獠反文思討平之復治翼州事党項羌叛文思率州兵討平之進擊資中武康隆山生獠及東山獠並破之後從陳王攻齊河陰城又從武帝攻拔晉州以勳進授上儀同三司改封永寧縣公增邑至千戶壽陽劉叔仁作亂從清河公宇文神舉討之戰於博井在陣生擒叔仁又別從王誼破賊於鯉魚柵其後累以軍功遷果毅右旅下大夫高祖為丞相從韋孝寬拒尉迥於武陟迥遣其將李雋圍懷州與行軍總管宇文述擊走之破尉惇平鄴城皆有功進授上大將軍改封洛川縣公尋拜隆州刺史開皇元年進爵正平郡公加邑二千戶後為魏州刺史甚有惠政及去職吏民思之為立碑頌德轉冀州刺史煬帝嗣位徵為民部尚書轉納言改授右光祿大夫從幸江都官以足疾不堪趨奏復授民部尚書加位左光祿大夫卒官時年七十謚曰

定初文思當龍襲父爵自以非嫡遂讓封於弟文紀當世多之
文紀字溫範少剛正有器局在周龍襲爵華山郡公邑二千七百戶
自右侍上士累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安州摠管長史將兵迎
陳降將李瑗於齊安與陳將周法尚軍遇擊走之以功進授開府
入爲虞部下大夫高祖爲丞相改封汾陰縣公從梁睿討王謙以
功進授上大將軍前後增邑三千戶拜資州刺史入爲宗正少卿
坐事除名後數載復其爵位拜熊州刺史改封上明郡公除宗正
卿兼給事黃門侍郎判禮部尚書事仁壽二年遷荊州摠管歲餘
卒官時年五十八諡曰恭

史臣曰楊素少而輕俠倣儻不羈兼文武之資包英奇之略志懷
遠大以功名自許高祖龍飛將清六合許以腹心之寄每當推轂
之重掃祲氛於牛斗江海無波摧驍騎於龍庭匈奴遠遁考其夷
凶靜亂功臣莫居其右覽其奇策高文足爲一時之傑然專以智
詐自立不由仁義之道阿諛時主高下其心營構離宮陷君於奢

定初文思當龍襲父爵自以非嫡遂讓封於弟文紀當世多之
文紀字溫範少剛正有器局在周襲爵華山郡公邑二千七百戶
自右侍上士累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安州摠管長史將兵迎
陳降將李瑗於齊安與陳將周法尚軍遇擊走之以功進授開府
入爲虞部下大夫高祖爲丞相改封汾陰縣公從梁睿討王謙以
功進授上大將軍前後增邑三千戶拜資州刺史入爲宗正少卿
坐事除名後數載復其爵位拜熊州刺史改封上明郡公除宗正
卿兼給事黃門侍郎判禮部尚書事仁壽二年遷荊州摠管歲餘
卒官時年五十八諡曰恭

史臣曰楊素少而輕俠倣儻不羈兼文武之資包英奇之略志懷
遠大以功名自許高祖龍飛將清六合許以腹心之寄每當推轂
之重掃祆氛於牛斗江海無波摧驍騎於龍庭匈奴遠遁考其夷
凶靜亂功臣莫居其右覽其奇策高文足爲一時之傑然專以智
詐自立不由仁義之道阿諛時主高下其心營構離宮陷君於奢
侈謀廢冢嫡致國於傾危終使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究其禍敗之
源實乃素之由也幸而得死子爲亂階墳土未乾闔門殂戮丘隴
發掘宗族誅夷則知積惡餘殃信非徒語多行無禮必自及其斯
之謂歟約外示溫柔內懷狡筭爲虵畫足終傾國本俾無遺育
宜哉

列傳卷第十三

隋書四十八

列傳第十四

隋書四十九

特進臣魏徵上

牛弘

牛弘字里仁安定鵠人也本姓齊氏祖熾郡中正父允魏侍中工部尚書臨涇公賜姓爲牛氏弘初在襁褓有相者見之謂其父曰此兒當富貴善愛養之及長驕貌甚偉性寬裕好學博聞在周起家中外府記室內史上上俄轉納言上士專掌文翰甚有美稱加威烈將軍員外散騎侍郎脩起居注其後龍表封臨涇公宣政元年轉內史下大夫進位使持節大將軍儀同三司開皇初遷授散騎常侍祕書監弘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經籍所興由來尚矣文畫肇於庖羲文字生於蒼頡聖人所以弘宣教道博通古今揚於王庭肆於時夏故堯稱至聖猶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觀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武王問黃帝顛頊之道太公曰在丹書是知握符御曆有國有家者是

特進臣魏徵上

牛弘

牛弘字里仁安定鵠人也本姓齊氏祖熾郡中正父允魏侍中工部尚書臨經公賜姓為牛氏弘初在襁褓有相者見之謂其父曰此兒留貴善愛養之及長驕貌甚偉性寬裕好學博聞在周起家中外府記室內史上上俄轉納言上士專掌文翰其有美稱加威烈將軍負外散騎侍郎脩起居注其後龍襄封臨涇公宣政元年轉內史下大夫進位使持節大將軍儀同三司開皇初遷授散騎常侍秘書監弘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經籍所興由來尚矣文畫肇於庖羲文字生於蒼頡聖人所以弘宣教道博通古今揚於王庭肆於時夏故堯稱至聖猶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觀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武王問黃帝顛頊之道太公曰在丹書是知握符御曆有國有家者曷嘗不以詩書而為教因禮樂而成功也昔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治國立身作範垂法及秦皇取富吞滅諸侯任用威力事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本既先亡從而顛覆臣以圖讖言之經典盛衰信有徵數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改秦之弊敦尚儒術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屋壁山巖往往閒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內有延閣祕室之府至孝成之世亡逸尚多遺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為盛及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於是鴻生鉅儒繼踵而集懷經負帙不遠斯至肅宗親臨講肆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祕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獨西京大亂一時播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帝漢更集經典皆藏

在祕書內外三閣遣祕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美其未焚
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祕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經雖
古文舊簡猶云有缺新章後錄鳩集已多足得恢弘政道訓範當
世屬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
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因河據洛跨秦帶趙論其建國立家雖傳名
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
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僭偽之盛莫過二秦以此而論足可明矣故
知衣冠軌物圖書記注播遷之餘皆歸江左晉宋之際學藝為多
齊梁之間經史彌盛宋祕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為七志梁人阮
孝緒亦為七錄摭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度江破滅梁室祕省
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
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故
江表圖書因斯盡萃於繹矣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
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下暇餘

在秘書內外三閣遣秘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美其未於
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秘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雖
古文舊簡猶云有缺新章後錄鳩集已多足得恢弘政道訓範當
世屬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
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因河據洛跨秦帶趙論其建國立家雖傳名
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
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僭偽之盛莫過二秦以此而論足可明矣故
知衣冠軌物圖書記注播遷之餘皆歸江左晉宋之際學藝爲多
齊梁之間經史彌盛宋秘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爲七志梁人阮
孝緒亦爲七錄摭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度江破滅梁室秘書
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
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故
江表圖書因斯盡萃於繹矣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
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下取於

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
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其本自殘闕猶多及東
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皆書五千而已今御
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目止
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編繫方圖譜之說彌復爲少臣以經書
自仲尼已後迄於當今年踰千載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世
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君臨區宇功無與二德冠往初自華夏分離
彝倫攸斁其間雖霸王遞起而世難未夷欲崇儒業時或未可今
土宇邁於三王民黎盛於兩漢有人有時正在今日方當大弘文
教納俗升平而天下圖書尚有遺逸非所以仰協聖情流訓無窮
者也臣史籍是司寢興懷懼昔陸賈奏漢祖云天下不可馬上治
之故知經邦立政在於典謨矣爲國之本莫此攸先今祕藏見書
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然士
民殷雜求訪難知縱有知者多懷悵惜必須勒之以天威引之以

微利若猥發明詔兼開賻賞則異典必臻觀閣斯積重道之風和
於前世不亦善乎伏願天監少垂照察上納之於是下詔獻書一
卷賚縑一疋一二年間篇籍稍備進爵奇章郡公邑千五百戶
三年拜禮部尚書奉勅修撰五禮勒成百卷行於當世弘請依古
制修立明堂上議曰竊謂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出教化崇
有德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祭義云祀于明堂教諸
侯孝也黃帝曰合宮堯曰五府舜曰總章布政興治由來尚矣周
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室脩二十七廣四脩一鄭玄注云脩十四步
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二則堂廣十七步半也房人重屋堂脩七尋
四阿重屋鄭云其脩七尋廣九尋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南北
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鄭云此三者或舉之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
互言之明其同制也馬融王肅于寶所注與鄭亦異今不具出漢
司徒馬官議云夏后氏世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房人重屋屋顯
於堂故命以室周人明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世室

微利若猥發明詔兼開賻賞則異典必臻觀閣斯積事道之風初
於前世不亦善乎伏願天監少垂照察上納之於是下詔獻書一
卷賚縑一疋二三年間篇籍稍備進爵奇章郡公邑千五百戶
三年拜禮部尚書奉勅修撰五禮勒成百卷行於當世弘請依古
制修立明堂上議曰竊謂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出教化崇
有德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祭義云祀于明堂教諸
侯孝也黃帝曰合宮堯曰五府舜曰總章布政興治由來尚矣周
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十七廣四脩一鄭玄注云脩十四步
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二則堂廣十七步半也房人重屋堂脩七尋
四阿重屋鄭云其脩七尋廣九尋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南北
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鄭云此三者或舉之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
互言之明其同制也馬融王肅于寶所注與鄭亦異今不具出漢
司徒馬官議云夏后氏世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房人重屋屋顯
於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世室室
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為兩序間六夏后氏七十二尺若
據鄭玄之說則夏室大於周堂如依馬官之言則周堂大於夏室
後王轉文周大為是但官之所言未詳其義此皆去聖久遠禮文
殘缺先儒解說家異人殊鄭注王肅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
王制曰寢不踰廟明大小是同今依鄭玄注母室及堂止有一丈
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裕享之時周人旅酬六
尸并后稷為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主
及君北面行事於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寢論之便須朝宴
據燕禮諸侯宴則賓及卿大天脫屣升坐是知天子宴則三公九
卿並須升堂燕義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於二筵之間
豈得行禮若以明堂論之揔享之時五帝各於其室設青帝之位
須於太室之內少北西面太昊從食坐於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
尊者又於青帝之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管龔箕箒
饗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復須席工升歌出籥反占揖讓

升降亦以隘矣據茲而說近是不然案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
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
陽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亡莫得
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鄭玄云是呂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禮
家鈔合口為記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即
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載束皙以為夏時之書劉瓛云不韋鳩集
儒者尋于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為此記今案不得
全稱周書亦未可即為秦典其內雜有虞夏殷周之法比聖王仁
如之政也蔡邕且為章句又論之曰明堂者所以宗祀其祖以配
上帝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
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內曰太室聖人南面而聽向明而治人
君之位莫不正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數各有所
依堂方一百四十四尺以之策也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
也太廟曰堂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義也

升降亦以隘矣據茲而說近是不然案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鄭玄云是呂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鈔合為記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載束皙以為夏時之書劉瓛云不韋鳩集儒者尋于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為此記今案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即為秦典其內雜有虞夏殷周之法比曰聖王仁如之政也蔡邕且為章句又論之曰明堂者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內曰太室聖人南面而聽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數各有所依堂方一百四十四尺以之策也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大廟曰堂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

書列傳十四

九六之道也八闔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宮以應日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宮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高三尺以應三統四向五色各象其行水闔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於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觀其摸範天地則象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參月令青陽總章之號不得而稱九月享帝之禮不得而用漢代二京所建與此說悉同建安之後海內大亂京邑焚燒憲章泯絕魏氏三方未平無聞興造晉則侍中裴頠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而廟宇之制理據未分且可直為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宋齊已還咸率茲禮此乃世之通儒時無思術前王盛事於是不可行後魏代都所造出自李冲三三相重合為九室屋不覆其房間通街穿數處多迂無可取及遷宅洛陽更加營構五鬼紛競遂至不成宗配之事於焉靡託今皇猷遐闡化覃海外方建

大禮垂之無窮弘等不以庸虛謬當議限今檢明堂必須五室者
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升白曰顯
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鄭立注曰五府與周之明堂同矣且三代
相訟多有損益至於五室確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立
九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朔自依其辰鄭司農云十二月分在青陽
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鄭立亦言每月於其時之堂而聽政焉禮
圖畫个皆在堂偏是以須為五室明堂必須上圓下方者何孝經
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窓四達布政之宮禮記盛德篇曰
明堂四戶八牖上圓下方五經異義稱講學大夫溥于登亦云上
圓下之鄭立同之是以須為圓方明堂必須重屋者何案考工記
夏言九階四旁兩夾窓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
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後不言屋制亦盡同可知也其房
人重屋之下亦無五室之文鄭注云五室者亦據夏以知之明周
不云重屋因房則有灼然可見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月堂言

大禮垂之無窮弘等不以庸虛謬當議限今檢明堂必須五室者
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升白曰顯
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鄭立注曰五府與周之明堂同矣且三代
相訟多有損益至於五室確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立
五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朝自依其辰鄭司農云十二月分在青陽
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鄭立亦言每月於其時之堂而聽政焉禮
圖畫个皆在堂偏是以須為五室明堂必須上圓下方者何孝經
獲神契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窓四達布政之官禮記盛德篇曰
明堂四戶八牖上圓下方五經異義稱講學大夫溥于登亦云上
圓下方鄭立同之是以須為圓方明堂必須重屋者何案考工記
夏言九階四旁兩夾窓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
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後不言屋制亦盡同可知也其房
人重屋之下不無五室之文鄭注云五室者亦據夏以知之明周
不云重屋因房則有灼然可見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月堂言

禮記明堂位

魯為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魯之太廟與周之明堂同也
廟重檐刮楹達嚮天子之廟飾鄭注復廟重屋也據廟既重屋
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曰太
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廟太室之上屋
也周書作洛篇曰乃立太廟宗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
重麻孔晁注曰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依黃圖所載漢之宗廟皆
為重屋此去古猶近遺法尚在是以須為重屋明堂必須為辟廡
者何禮記盛德篇云明堂者明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廡明堂陰
陽錄曰明堂之制周圍行水左旋以象天內有分室以象紫宮此
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馬宮王肅以為明堂辟廡太學同處蔡邕
盧植亦以為明堂靈臺辟廡太學同實異名邕云明堂者取其宗
祀之清貌則謂之清廟取其正室則曰大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
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圍如壁則曰壁廡其實一也其
實別者五經通義曰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辟廡以養老教

學二者不同表準鄭立亦以為別歷代所疑豈能輒定今據郊祀
志云欲治明堂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一殿
無壁其堂之以茅水圜宮垣天子從之以此而言其來則又漢中元
二年起明堂辟廱靈臺於洛陽並別處然明堂亦有辟水李尤明
堂銘云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須有辟廱夫帝王作事必師古昔今
造明堂須以禮經為本形制依於周法度數取於月令遺闕之處
參以餘書庶使該詳弘革之理其五室九階上圓下方四阿重屋
四旁兩門依考工記孝經說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圓楯徑二百
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經九丈八闕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
向五色依周書月令論殿垣方在內水周如外水內徑三百步依
太山盛德記觀禮經仰觀俯察皆有則象足以盡誠上帝祇配
祖宗弘風布教作範於後矣弘等學不稽古輒申所見可否之宜
伏聽裁擇上以時事草創未遑制作音寢不行六年除太常卿九
年詔改定雅樂又作樂府歌詞撰定圓丘五帝觀象于義舉事於

學二者不同表準鄭立亦以為別歷代所疑豈能輒定今據郊祀
志云欲治明堂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一殿
無壁其之以茅水園宮垣天子從之以此而言其來則又漢中元
二年起明堂辟廱靈臺於洛陽並別處然明堂亦有辟水李尤明
堂銘云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須有辟廱夫帝王作事必師古昔今
造明堂須以禮經為本形制依於周法度數取於月令遺闕之處
參以餘書庶使該詳公革之理其五室九階上圓下方四阿重屋
四旁兩門依考工記孝經說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圓楯徑二百
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楹九丈八闔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
向五色依周書月令論殿垣方在內水周如外水內徑三百步依
太山盛德記觀禮經仰觀俯察皆有則象足以盡誠上帝祇配
祖宗弘風布教作範於後矣弘等學不稽古輒申所見可否之宜
伏聽裁擇上以時事草創未遑制作音寢不行六年除太常卿九
年詔改定准樂之作樂府歌詞撰定圓丘五帝說樂律義事

律一

上議云謹案禮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周禮黃鍾為宮
奏太簇歌應鍾皆是以旋相為宮之義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孟春
月則太簇為宮姑洗為商蕤賓為角南呂為徵應鍾為羽大呂為
變宮夷則為變徵他月放此故先王之作律呂也所以辨天地四
方陰陽之聲楊子雲曰聲生於律律生於辰故律呂配五行通八
風歷十二辰行十二月循環轉運義無停止譬言如立春木主火相
立夏火主土相季夏餘分土王金相立秋金主水相立冬水主木
相還相為宮者謂當其王月名之為宮今若十一月不以黃鍾為
宮十三月不以太簇為宮便是春木不主夏土不相豈不陰陽失
度天地不通哉劉歆鍾律書云春宮秋律百卉必彫秋宮春律萬
物必榮夏宮冬律兩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以斯而論誠為
不易且律十二今直為黃鍾一均唯用七律以外五律音復何施
恐失聖人制作本意故須依禮作還相為宮之法上曰不須作旋
相為宮且作黃鍾一均也弘又論六十二律不可行謹案續漢書律

曆志元帝遣韋玄成問京房於繼府房對受學子故小黃令焦延
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
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
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十二律之變至於六
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冬至之聲以黃鍾為宮太簇為商姑
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氣
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統一日其餘以次運行宮日者各自為宮而
商徵以類從焉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准以定數准之狀
如瑟長一丈而十三絃隱閒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
下畫分寸以為六十律清濁之節執始之類皆房自造房云受
法於焦延壽未知延壽所承也至三和年待詔候鍾形上言官
無曉六十律以准調音者故待詔嚴嵩高真以准法教其二官願召
宣補學官主調樂器太史丞弘試宣十二律其二不中其一
六不知何事宣遂罷自此律家真能為准施絃嘉慶三十一見

曆志元帝遣韋玄成問京房於繼府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冬至之聲以黃鍾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統一曰其餘以次運行宮曰者各自為宮而商徵以類從焉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准以定數准之狀如瑟長一丈而十三絃隱聞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畫分寸以為六十律清濁之節執始之類皆房自造房云受法於焦延壽未知延壽所承也至元和中年符詔候鍾形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准調音者故符詔嚴高員以准法教其二官願召宣補學官主調樂器太史丞引試宣十二律其二不中其一六不知何事宣遂罷自此律家真能為准施絃嘉慶三年見魏多典

音列傳十四

律者六之舍人張光問准意光等不知歸閱舊書謂之律者音律也如房書猶不能定其絃緩急故史官能辨清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唯大椎常數及候氣而已據此而論京房之法漢世已不能行沈約宋志曰詳案古典及今官家六十二律無施於樂禮云十二管還相為宮不言六十封禪書云大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而悲破為二十五絃假令六十律為樂得成亦所不用取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之意也又議曰案周官云大司樂掌成均之法鄭衆注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三禮義宗稱周官奏黃鍾者用黃鍾為調歌大呂者用大呂為調奏者謂堂下四懸歌者謂堂上所歌但一祭之間皆用二調是知堦宮稱調其義一也明六律六呂迭相為宮各自為調今見行之樂用黃鍾之宮乃以林鍾為調與古典有違晉內書監荀勗依典記以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之法制十二笛黃鍾之笛正聲應黃鍾下徵應林鍾以沽洗為清角大呂之笛正聲應大呂下徵應夷則以外諸均例皆如是然今所用林鍾是易

下徵之調不取其正先用其下於理未通故須改之上其善其議
詔弘與姚察許善心何妥虞世基等正定新樂事在音律志是後
議置明堂詔弘條上故事議其得失事在禮志上其敬重之時楊
素恃才矜貴輕侮朝臣唯見弘未嘗不改容自肅素將擊突厥
詣太常與弘言別弘送素至中門而止素謂弘曰大將出征故來
敘別何相送之近也弘遂揖而退素笑曰奇章公可謂其智可及
其愚不可及也亦不以屑懷尋授大將軍拜吏部尚書時高祖又
令弘與楊素蘇威薛道衡許善心虞世基等子發等并召諸儒
論新禮降殺輕重弘所立議衆咸推服之仁壽二年獻皇后崩王
公已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弘曰公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
決在於公弘了不辭讓斯須之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實素歎曰衣
冠禮樂盡在此矣非吾所及也弘以三年之喪祥禫具有降殺春
服十一月而練者無所象法以聞於高祖高祖納焉下詔除舊練
之禮自此始也弘在吏部其選舉先德行而後文下

下徵之調不取其正先用其下於理未通故須改之上其善其議
詔弘與姚察許善心何妥虞世基等正定新樂事在音律志是後
議置明堂詔弘條上故事議其得失事在禮志上其敬重之時楊
素恃才矜貴輕侮朝臣唯見弘未嘗不改容自肅素將擊突厥
詣太常與弘言別弘送素至中門而止素謂弘曰大將出征故來
敘別何相送之近也弘遂揖而退素笑曰奇章公可謂其智可及
其愚不可及也亦不以屑懷尋授大將軍拜吏部尚書時高祖又
令弘與楊素蘇威薛道衡許善心虞世基崔子發等并召諸儒
論新禮降殺輕重弘所立議衆咸推服之仁壽二年獻皇后崩王
公已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弘曰公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
決在於公弘了不辭讓斯須之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實素歎曰衣
冠禮樂盡在此矣非吾所及也弘以三年之喪祥禫具有降殺者
服十一月而練者無所象法以聞於高祖高祖納焉下詔除舊練
之禮自弘始也弘在吏部其選舉先德行而後文下

致信緩所有進用並多稱職吏部侍郎高基嘗言楊素與信
倫然英俊有餘迹似重葢時事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識其具推心
任委隋之選舉於斯為最時論稱服弘識度之遠煬帝之在東宮
也數有詩書遺弘弘亦有答及嗣位之後嘗賜弘詩曰晉豕山吏
部魏世盧尚書莫言先哲異奇才並佐余學行敦時俗道素乃沖
虛納言雲閣上禮儀皇運初彝倫欣有敘垂拱事端居真同被賜
詩者至於文詞資揚無如弘美大業二年進位上大將軍三年改
為右光祿大夫從拜恒岳壇場珪幣墀時姓年並弘所定還下太
常煬帝嘗引入內帳對皇后賜以同席飲食其禮遇親重如此弘
謂其諸子曰吾受非常之遇荷恩深重汝等子孫宜以誠敬自立
以答恩遇之隆也六年從幸江都其年十一月卒於江都郡時年
六十六帝傷惜之贈贈甚厚歸葬安定贈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
夫文安侯謚曰憲弘榮寵當世而單服卑儉事上盡禮待下以仁
訥於言而敏於行上嘗令其宣勸弘至階下不能言退還拜謝云

並忘之上曰傳語小辯故非宰臣任也逾稱其質直大業之出委
遇彌隆性寬厚篤志於學雖職務繁雜書不釋手隋室舊臣始
終信任悔吝不及唯弘一人而已有弟曰彌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
弘駕車牛弘來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矣弘聞之無所怪
問直荅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
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實和如此有文集十二卷行於世長
子方太亦有學業官至內史舍人次子方裕性凶險無人心從幸
江都與裴虔通等同謀弒逆事見司馬德戡傳

史臣曰牛弘篤篤好墳籍學優而仕有淡雅之風懷曠遠之度採百
王之損益成一代之典章漢之叔孫不能尚也網繆省闕三十餘
年夷險不渝始終無際雖開物成務非其所長然澁之不清解之
不濁可謂大雅君子矣子實不才崇基不構干紀犯義以墜家
風惜哉

並忘之上曰傳語小辯故非宰臣任也逾稱其質直大業之出委
遇彌隆性寬厚篤志於學雖職務繁雜書不釋手隋室舊臣始
終信任悔吝不及唯弘一人而已有弟曰彌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
弘駕車牛弘來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矣弘聞之無所怪
問直答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
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實和如此有文集十二卷行於世長
子方太亦有學業官至內史舍人次子方裕性凶險無人心從幸
江都與裴虔通等同謀弒逆事見司馬德戡傳

史臣曰牛弘篤好墳籍學優而仕有淡雅之風懷曠遠之度採百
王之損益成一代之典章漢之叔孫不能尚也網繆省闕三十餘
年夷險不渝始終無際雖開物成務非其所長然澁之不清解之
不濁可謂大雅君子矣子實不才宗基不構干紀犯義以墜家
風惜哉

